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司馬正文公傳家集

(五)

司馬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司馬正文公傳家集

(五)

司馬光撰

國學基本叢書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

書啓三

答胡寺丞

宗愈書時宗愈爲楚州糧料薦欽州蕪門令丁臨

光頓首再拜。前歲承臨訪。以諫局不得詣謝。頃又辱賜書。兼示以所著文稿。京師日困俗事。因循逾年。尙未報謝。雖感戢勤仰之心。無時少忘。而惰慢之辜。誠無以辭於左右。宜見弃絕而不錄者也。今茲乃復重賜以書。仍告以賢者之名。是不以小禮爲疏密。而直責以古人之處也。光實何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又不知其所居。不獲身往受教也。唯當謹識重語。無日忘之。京師名利之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枉車騎過敝廬者。不啻十數。然爲道誼而來者。則難得矣。丁君不屈臨。迺益知足下之不安譽人也。時寒。千萬加愛。

答周同年

源書

十二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比承賜書。并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奧。辭氣清壯。誠陋目所未嘗睹。如登崑邱。閱衆寶。顧盼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脫至大。宜卽時修報。而缺然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今士大夫閒。最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

置之侍從。居常自愧。今年賜書。迺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邱壽王之徒。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顏異對賓客微反唇。以爲腹誹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鋸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邪。今陛下慈愛寬仁。與羣臣言。愉愉和顏色。如接賓友。唯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羣臣中。官非甚薄。曾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爲汲黯之倫乎。夫任羸者以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宣。光惶恐再拜。

答孔司戶 文仲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

賓客言以排難解紛。徇國家之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尙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爲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尙奚足慕。光方歎服。仰止之不懈。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爲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

熙寧三年二月十七日

光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曷者與介甫

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暮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措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飶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

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閒矣。今乃自以爲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

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蘧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蘧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鄼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顥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

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艷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釋。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

可信。則豈得盡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敍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取勘。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

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弃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詔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詔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狗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

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弃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

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爲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旣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腴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產旣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惶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弃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爲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除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錢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鬪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選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

不忍脇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廢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己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宜光惶恐再拜。

上許州吳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爲書生。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歎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迺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粲然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誓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以受一言之教。使皦然睹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己。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哀其所爲文。以爲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爲根柢。言爲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已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苦由衰經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壅坎。過闕門。上逆旅。爨未及燃。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滑臺。從事至京師。則執事旣爲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跡。汙辱門下之塵。稱道

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爲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祿位而爲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進。以煩將命。非爲輒自疎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田股肱大郡。屈煩執事。整鎮治之。光然後敢復敍昔日之知。而求畢其慙愚之志。夫肝鬲之所崇聚。而欲杼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爲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爲文也。貴露下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沒齒銜戴盛德。永永爲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宜。光惶懼再拜。

答胙城郭大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唯置太守都尉令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爲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牘爲賜。辭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鞠躬重足。繼爲書啓。布之左右。乞停此儀。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迺者韋城張祕丞亦然。光具此意。因書請焉。韋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照愚款。祈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霑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若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

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率從翦削。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負
踧踖。幸之大者。不宣。光頓首再拜。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

光再拜。前日暫得詣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舟艦具未解維。果在何時。恭惟道勝名立。餘無可
貴。外物土芥。固不足以滑和。唯冀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所禱。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在洛中。及至京師。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忽
忽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疎懈也。邇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
論所鬱鬱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戢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
必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閑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
散官。守候七十。卽如禮致事。久絕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
甚。誠不意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詎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

竊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爲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佗人者也。光再拜。

答河陽李夷白祕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祕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雋。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爲幸已大。違別已來。汨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爲之。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鞅掌。以學之不講爲深憂。光也聞諸宓子賤曰。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費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爲禱。不宣。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諭以古之爲士易。今之爲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倅。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況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誠不敢以此爲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爲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爲士者。乃

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探揉，固非一月。非君子之道多於古而鮮於今，古則可爲，而今則不可爲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爲，而今則可爲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注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徧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猝問之，醜對無滯，竟竟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爲天下第一。今位雖卑，年雖少，譬如隋珠和璧，委於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況賢守倅哉？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己，而徐於人，爲之不止，光見異日爲賢公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爲哉？詩何爲哉？不宣。光白。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一

書啓四

答張先生砥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爲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歎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引久而陰有所相若非己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伸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悸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高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白

答陳監簿師仲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爲恨光實何人敢受此賜反仄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爲亦知恥之但恐未能免耳曷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汚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擢寘樞庭譬如

有人舉萬金之重。加稚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尙縻以一官。賜之廩祿。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間。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獎借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佗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辜。是敢輒自陳敘。浼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答李大卿

李基書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爲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爲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爲寒燠雨暘。在國爲禮樂刑賞。在心爲剛柔緩急。在身爲飢飽寒熱。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爲災。是故過寒則爲春霜夏雹。過燠則爲秋華冬雷。過雨則爲霖潦。過暘則爲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饑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滯。寒甚則氣沈滯。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爲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

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臟腑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徧身生瘡疥。手足時癩癢。疑有風邪。尙欲以烏頭治之。光雖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簞乳腐麵滓豆豉。性大寒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腫。腰足沈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苟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爲萬物之靈。兼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爲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旣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佗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爲羸瘠。面腫外熱。客於肌膚。則爲瘡疥。流於筋脈。則爲癩癢。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愚。欲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熱藥。靜慮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尙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宜光再拜。

與吳丞相

充書
熙寧十年
四月作

光啓。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退伏散地。苟竊微祿。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嘗有所薦引。未知虛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絕。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況年垂六十。鬚髮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己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疎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爲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酬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己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恟恟。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爲能。以欺誣爲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爲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弊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產。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培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蠶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其爲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爲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爲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而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蹙尾。羽敝口瘡。終能爲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爲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爲三窟。及晉室

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徇物。不自爲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蠶蠹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能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曩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旣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爲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啓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爲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況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尙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之首相。展志行道。政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丈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爲無負矣。光切於報德。貪盡區區。不覺辭多。惶恐再拜。

答蔣中舍

深之書
深之祖淪淳化中爲
永康軍判官死蜀寇

光啓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爲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爲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帥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沈公旣敘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爲表裏者也。光再拜。

答郭長官純書

光啓。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閑居難值使人。以是期年不獲修報。然中懷耿耿。未嘗暫忘。潘司錄來。又辱書。且媿且感。霜秋公餘。喜聆安善。所示會統稽元圖。貫穿千餘載。前賢搜羅所不至者。纖悉盡備。靡有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誰能臻此。欽服欽服。光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敘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嘗著論以述其事。今并錄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夫正閏之論。誠爲難曉。近世歐陽公作正統論七篇以斷之。自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民者。作明統論三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

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爲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爲無統。斯則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絕而進之。使與秦晉隋皆爲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爲異等。斯又善矣。然則正閏之論。雖爲難知。經三君子盡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知古之人。貴於切切惺惺。良有以也。如光者。蠢愚冥頑。安足以闕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閏之間。竊惟足下錄此書以相示。蓋亦有切切惺惺之志。非欲光爲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鄙薄。不傾胸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采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爲閏者。以其居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閏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爲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衰。方伯之職廢。齊桓。晉文能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册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霸主。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皇帝王霸爲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也。今章子以霸易閏。似未爲得。恐不足遵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統。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後唐出於沙陀。姓朱邪氏。唐賜之姓。明宗復非莊宗之族。清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昇起於廝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爲僮僕。徐溫勾之以爲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吳王恪。嫌其誅死。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司請爲恪十世孫。昇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盡之。有司請以三十年

爲一世議然後定。足下云：蒙先世之烈者謂之餘。今三家皆謂之餘可乎？且餘者豈非謂承王統之餘也。今劉知遠謂之閏，而劉崇謂之餘可乎？又凡不能一天下者，或在中國，或在方隅，所處雖不同，要之不得爲真天子。今以曹、魏、劉、石、二趙、苻、姚、兩秦、元、魏、高、齊、宇文周、朱、梁、石、晉、劉、漢、郭、周、爲閏，孫、吳、劉、宋、二蕭、齊、梁、陳、慕容、燕、赫、連、夏、爲偏，李、蜀、呂、李、禿、髮、沮、渠、四、涼、乞、伏、秦、馮、燕、楊、吳、王、孟、兩、蜀、廣、南、漢、王、閩、爲僭。三者如不相遠，然願更詳之。彼苻氏、姚氏與慕容氏、赫連氏與拓跋氏，一據關西，一據山東，與高齊、宇文周、何以異乎？又凡天祿之不終者，傳世不傳世等耳。王莽雖篡竊天下，嘗盡爲之臣者十八年，與秦頗相類，非四夷羣盜之比也。則天乃唐之母后，臨朝稱制，與呂后無殊，但不當革命稱周耳。其後子孫相繼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終其身。今與王莽同謂之僞，亦似未安也。凡此數者，皆愚陋之所見，未必中理。願足下采其區區之心，而不以爲罪，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陳司法師書

八月三十日。涑水司馬光謹復書司法陳君足下。辱書并示先國博家傳，以爲何蕃董邵南之節行，不見於佗書。獨韓文公傳而詩之，故其名彰徹迨于今。謂光盍亦爲傳若詩，使吾先君之名流布於世，承命悻栗，流汗及足，何足下比擬之非倫，而責望之太過乎？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憊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況潘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

名附其文而傳。彛使一妄庸人傳而詩之。二子於今。尚有聞乎。光性愚學疎。於文尤非所長。今時常爲秉筆者笑。敢望傳於後乎。足下乃使爲韓之所爲。是猶驅策駑馬曰。必爲我追千里之足。其果能爲之乎。借使光不自知量。輒引韓以自況。爲詩傳以敍當世賢者之事業。必取舉世之唾罵。且無容其身矣。誠不敢自愛。大懼汨沒先君子之名。以重其辜。況先君子之名。潛德遺美。二顏旣傳而評之。甚精且詳。決傳無疑。光何所有。可以加銖兩之重乎。惟足下憐而察之。

與范景仁問正書所疑書

光啓晚來蒙惠手筆。并椽扇。值相繼有客。不得卽時修謝。前此承示所著正書。且垂諭云。未安處便與點竄。以景仁之明達耆壽。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下問於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于芻蕘。以能問不能。殆無以踰此。何以勝克。悚仄悚仄。伏讀累日。如風雅皆周道旣衰。詩人追思其盛而歌之。關雎以興淑女。非興后妃。成康平王。齊侯皆指其爵諡。文王配上帝。終周世常然。八蜡不數昆蟲。三年之喪。不應二十七月。眾子在嫡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浚井之事。韓愈爲嫂服期非是。凡此之類。皆其素所探揣。謂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然決矣。至於解利貞者。情性也。四海困窮。柔遠能邇。皆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閒亦有愚昧所未諭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簽出。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請益卒業。前日所留易說繫辭注。續詩話。皆狂簡不揆。宜見誅絕於君子者。然亦庶幾。景仁矜其有志。

於學痛爲鉏治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所之詣。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斯道也。亡廢久矣。面相諛。背相訾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幸冀留意。

答孫長官察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崇信賢令孫君足下。蒙賜書兼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唐史記。令光爲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令望。加之光自幼穉。至于成人。得接待周旋。今日獲寓名豐碑之末。附以不朽。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不敢辭。顧有必不可承命者。惟足下察之。光曷日亦不自揆。妄爲人作碑銘。旣而自咎曰。凡刊琢金石。自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強顏爲之。後人必隨而棄之。烏能流永久乎。彼孝子孝孫。欲論譔其祖考之美。垂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以爲己任。是羞污人之祖考。而沒其德善功烈也。罪孰大焉。遂止不爲。自是至今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卿損之。宋監子才。或師。或友。或僚窳。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盡知之。儻獨爲尊伯父爲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蓋擇賢不肖爲之也。爲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讎疾之哉。以光么麼。使當此數十家之讎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惟足下采擇焉。今世之人。旣使人爲銘。納諸壙中。又使佗人爲銘。植之隧外。壙中者。謂之志。隧外者。謂之碑。其志蓋以爲陵谷有變。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耳。其辭

雖殊其爵里勳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爲之。何哉。愚竊以爲惑矣。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爲之墓誌。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佗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止刻歐陽公之銘。植於隧外以爲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爲後來之法。不亦美乎。未審足下以爲何如。

答張尉未書

五月五日。陝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祕校足下。光行能固不足以高於庸人。而又退處冗散。屬者車騎過洛。乃蒙不辱而訪臨之。其榮已多。今又承賜書。兼示以新文七篇。豈有人嘗以不肖欺聽聞邪。何足下所與之過也。始懼中愧。終於感藏。以自慰。知幸知幸。光以居世。百事無一長。於文尤所不閑。然竊見屈平始爲騷。自賈誼以來。東方朔、嚴忌、王子淵、劉子政之徒。踵而爲之。皆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特自立於其外者。獨柳子厚恥其然。乃變古體造新意。依事以敘懷。假物以寓興。高颺橫鶩。不可羈束。若咸韶。獲武之不同音。而爲闕美條鬯。其實鈞也。自是寂寥無聞。今於足下復見之。苟非英才間出。能如此乎。欽服慕重。非言可迨。然彼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爲。今明聖在上。求賢如不及。足下齒髮方壯。才氣茂美。官雖未達。高遠有漸。異日方將冠進賢。佩水蒼。出入紫闥。訐謨黃閣。致人主於唐虞之隆。納烝民於三代之厚。如斯文者。以光愚陋。竊謂不可遽爲也。光頓首。

與景仁論樂書

九月二十一日某再拜白景仁足下。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之則太短。今新尺橫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爲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比來盛稱此論。以爲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曾不寤也。又其書旣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爲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爲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

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壞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侖者。爲黃鐘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太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爲九寸。取其三分。以爲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鐘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黃鐘。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

邪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歛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譏諷也。

景仁復書

九月二十二日鎮再拜復書君實足下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僕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使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於鎮也是大不然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與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從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苟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尺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為律而故於其法為相戾乎若知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

法止於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倫。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爲尺邪。豈得謂尺生於量邪。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何變之。仲呂邪。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庸工所爲。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豈直後變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舞之時。使變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爲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不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爲浴者類乎。君實見吝。不敢不爲此譏。諺曰。抱橋。

再與景仁書

九月二十三日。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妄爲書以干聰明。意欲就大君子決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遠來。景仁方欲就其名。而我難問不置。得無罪於景仁乎。既又自得曰。景仁惟義之從。非人之私也。我又何懼。昨日得所示書。然後釋然而不我罪。而猶我教也。幸甚幸甚。然其中猶有未察愚意。而直以彊辭抗之。此所以憤憤不得飲默。必當自伸者也。景仁曰。我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宜獲戾於朋友。此何言也。光雖不肖。豈敢教景仁枉道上。同以取容哉。顧所論何如耳。論苟是歟。雖褐寬博當從而事之。論苟非歟。雖萬乘之君。滋不受也。若以爲彼貴人也。論雖是當非之。此寒士也。論雖非當是之。亦非中正之道。光所不爲也。景仁曰。如光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黃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是大不然。光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度求之耳。安得不謂之度生於黃鍾之長。

邪。景仁曰：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是不知聲者之論。是則然矣。然能知聲之正者，果誰耶？又曰：徒知今古樂器之名爲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夫古今樂器與聲之同，光亦知之。所不知者，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則非光所及知也。豈徒光耳？自非古之神瞽，誰適知之？景仁曰：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爲律呂，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呂也。夫真黍或可得，而律呂不難制。若欲求無忽微之差，則難矣。乃遽以房生之智爲與黃帝同，亦以褒矣。景仁謂光欲成其名，而知所附。若抱橋浴者，光始聞景仁論房生尺，則未敢謂之然。當是時，豈前知諸公緹房生之議乎？蓋景仁欲以此抑之，使不敢語耳。苟欲立論求是者，安避此譏哉？避此譏而不爲，非正直也。若乃尺法之可疑者，則前書論之已詳。惟景仁未賜熟察耳。光復何言？若終如是而不可變，則願附景仁之言，以達來世之君子，而質是非焉。古之朋友無不切磋琢磨，以明其道。景仁必不罪其不已，從而往返不已也。

景仁再答書

九月二十四日。鎮復書君實足下。鎮豈不知君實者也。君實之爲人也。其性介。其言辯。其性介。故惡以介之名。其言辯。故能窮物之義理。故鎮以不介之事。加君實。以起居實之辯。而窮尺律之義理。因不以爲戲也。孔子曰：前言戲之耳。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君實何恤。而憤憤不得飲默哉。來書六百七十有八言。而二百五十言及尺律。就二百五十言去。前書重復者。其言無幾矣。君實之辯義理。於此止乎。將亦有隱而未發者。何其釋不介之事多。而論尺律之事少也。君實以爲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以尺起律。鍾以爲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亦以律起尺。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云：今樂之太簇。或應古樂之大呂。今樂之大呂。或應古樂之黃鍾。以爲君實所不得知也者。豈直君實哉。古之神瞽。亦不得知也。豈直古之神瞽哉。古之後變。亦不得知也。何哉。無律也。古者以律而考聲也。書曰：律和聲。周禮曰：執同律。

以聽軍聲是也。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言鎮云。用庶之法。則黃帝之仲呂。以爲襄庶之智。與黃帝律者。非也。今農夫治田禾麻菽粟黍稷梁稻。以時而布之。或耕之。或耘之。或耨之。或先斂之。有過之者曰。此後稷之法也。農夫之智。果後稷乎。老婢之智。果炎帝乎。醫者能知藥。有陰陽配合之肉。炮之。燔之。烹之。煮之。有過之者曰。此炎帝之法也。老婢之智。果炎帝乎。醫者能知藥。有陰陽配合者。又知人之手足口耳眼鼻膚髮心腹腎腸受疾之處。而療之。過之者曰。此神農之法也。醫者果神農之智乎。然則君實之譏鎮。亦未得也。君實以爲鎮不熟察。君實之書。尙有條目乎。幸一疏示。不宣。鎮再拜。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二

書啓五

與王樂道書元豐三年八月作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樂道始自保養勿爲過慮凡人之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也若不節飲食衣服直以極熱極寒疎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溫藥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必不得已止服參苓之類扶助胃氣可也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溫作薄糜如藥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府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懷沈聽內視藏心于淵恬淡逍遙歸于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而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爲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 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廩相知爲日固久。近蒙賜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滿顏。伏惟先相國閎才茂勳。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爲兒未亂時。固已誦相國之詩。況於今日。瞻仰遺文。譬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儵鮒歷渤海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廩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廩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訪問。苟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隱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廩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爲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收受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闕藏先集。以詒子孫。俾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答范景仁書

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胡。浮潁水。登香棗樓。望陘山。起居甚適。差慰勤想。又蒙教以宜觀。素問病原。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黼漢斛已成。欲令光至潁昌就觀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盍各言爾志。竊不自揆。輒敢以所聞養生及治樂之道。薦於左右。

譬猶嘉穀既殖。必使傭役從而耘耨之。大廈既構。必使賤工從而輦斲之。然後克成其粹美也。景仁可能不鄙而聽之乎。常記昔者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爲民之始生。無不稟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循汨沒。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今成子惰棄其命矣。蓋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爲太極。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其德大矣。至矣。無以尙矣。上焉治天下。下焉脩一身。捨是莫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有過者焉。飢飽寒燠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飢飽寒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蠹處焉。肉腐而蟲聚焉。人之所爲不得其中。然後病襲焉。故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己。非在佗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公之將死。蓋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說。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

之爲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撤簋簠。士無故不撤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爲用也。周室旣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英韶護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胷臆。以億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決。彼周黼出於考工記。事非經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爲王莽爲之。就使其真器尙存。亦不足法。況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徒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餘音遺文。旣不可得而睹聞矣。盍亦返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謹。莊謹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

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某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勤此道。捐其末。求其本。捨其流。取其源。致樂以和其內。致禮以順其外。內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災患不至。則安。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浹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召康衛武。醫經病原皆可焚。周黼漢斛皆可銷矣。景仁以爲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尙不敢輕議。而狂簡小子。輒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絕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鮑叔之知管仲也。不以爲僭。不以爲狂。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

景仁又答書

某啓。辱書言考工記及劉歆所鑄斛并素問病源不可不復。竊謂舜巡四岳。則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以是知聖人之於尺量權衡。恃以爲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律必有聲。以考其和。此樂之所由作也。周之黼漢之斛。其法具存。魏晉以來。其尺至有十五種。蓋由橫黍縱黍所爲。而不稟於律也。然卒不能作樂。止用舊聲。終唐之世。無變改者。至周王朴始用魏晉所棄之法。遂以仲呂爲黃鍾。太祖皇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所得。及上仙。太皇猶以李照胡瑗所鑄銅律置神御前。然李照以縱黍累尺。與今太府其律又應古樂。而鍾磬才中大。是樂與律自相矛盾也。胡瑗之樂。君實詳知之。此不復云。前歲議樂。按太常鑄鍾。皆有大小輕重。非三代不能爲。然最大者。今爲林鍾。而仲呂乃居黃鍾子位。考之正差五律。與前後言者相符。雖經鑄鑿。尙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李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族商聲。宋子京所謂。君宮寄於臣管是也。是大不可。又况十二律。皆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異。而以薦郊廟。可乎。考工記。世以爲漢儒所爲。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某亦於二書深疑之。近因黼斛考其制作。不復疑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衡皆古之稟於律者。惟量出於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實面言。乃悉竊以爲論。此者。今世無如

吾二人講求問難之多而且久也。得君實來協同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爲後世之傳。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難兄若朝夕來。不敢奉邀。候歸陝。歲首垂訪。眷中却同入洛。幸也。劉康公論極佳。此誠非舉人之所能到。然素問專主於醫。非黃帝莫能爲者。某至潁昌。已再讀矣。須有所得。恨讀之之晚。病源乃申。素問之說。易爲觀覽。若君實不倦。亦不可忽於身。大有所益。聖人之於後世如此。但恐未可焚燒。竊解費銅炭。則然亦不可錯棄。恃念不宣。某再拜。

與范景仁第四書

某啓。近領正月十二日書。續又領所賜論醫及樂書。教誨勤勤。感藏無已。醫書固難測。素問巢源在其中。最精奧。誠如所諭。光前書所云者。非敢廢棄之也。竊謂醫書治已病。平心和氣治未病。冀景仁既得其本。則未可焚也。然謂素問爲真黃帝之書。則恐未可。黃帝亦治天下。豈可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鍼灸耶。此周漢之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古律既亡。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光爲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權量。雖聖人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廢官。然後政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爲治也。又今之權量。未必合於聖人之權量也。夫中和樂之本也。鍾律樂之末也。本巧也。末規矩也。雖不盡巧。猶能成器。若規不規。矩不矩。雖使良工執之。猶將惑焉。光是以願景仁銷新鑄之黼斛。不欲使傳於後世。萬一有知樂者。音律既合於古矣。不幸得景仁之器。考之而不合。反以自疑。曰。景仁賢者。豈肯作器以誤我。更惑於其所學矣。此光之所大懼也。望景仁察之。數日來頃暄。洛城花卉如錦。家兄已到。光未可離。此景仁許來。千萬勿食言也。

景仁答第四書

人來得二月十六日手書承體候已就平復不勝喜慰又云平心和氣以治未病君實之心未嘗不平其氣未嘗不和而不能治未病某竊恐所復之藥如所議之樂爾醫與樂皆出於黃帝岐伯乃當時之工也聖人則已之時不可不如此周悉其書不若虞書周漢間依託以取重者亦然也尺量權衡亦起於當時何則已有律至虞書同律尺量衡舜慮四方此三物者不稟於律則風俗不可以統同故每歲巡於方岳下考而齊三分安得為不特此以為治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前者以古樂聲為黃鍾長九寸三分損一為林鍾長六寸律皆圓九分黃鍾積實得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林鍾得五百四十分寸得一斤乃知太府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十三分二生於此蓋出於魏晉以太府尺正同又五百四十分寸得一斤乃知太府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十三分二生於此蓋出於魏晉以太府尺正政也即以所制律考太常鐘律未位最大者乃應黃鍾子位中者應仲呂前後人言高五律者不虛矣古者十二鐘皆有大小猶十二律之有長短也猶觚斛之有輕重也以律之徑三分至觚之方尺圓其外之百三萬六千八百分斛之方尺圓其外殊旁九釐五毫謂之律者取此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之本也鐘鼓云乎哉蓋病後世專事鐘鼓而不知本也刑名之書謂之律者取此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之本大小情之輕重苟不以律則不得其當猶無律而定樂也胡先生律圖十三分三釐八毫者八圍九分者一圍八分四釐者一圍七分九釐五毫者一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何也為聲之不協比也黃鍾之觚斛某懼後世待君實為執一而不變人也君實若不見過一觀也

與景仁第五書

光啓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遞中書未嘗得蓋二十三日書即是也夫治心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者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中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未嘗不平氣未嘗不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人乃下之下者也於聖賢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籬然亦知中和之美可以為養生作樂之本譬諸萬物皆

知天之爲高。日之爲明。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跂而及之耶。舜所以薦於左右者。欲與景仁黽勉共學之爾。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去冬爲酒所困。發于耳。發于牙。是亦過中之所爲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惟量比所爲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他。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光謂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衡。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歛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此則衆人共知。其不然明矣。黃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據今之尺。與權衡言之爾。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逮於黃巢蕩無孑遺。有殷盈孫者。更案考工記。始鑄鍾十二。五代用之。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律。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位者。已中黃鐘。則是太常鍾。鐘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爲合。又景仁所謂律。與酺斛之分數。光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耶。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爲一龠。則二百四十萬黍爲一斛。以今斛槩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耶。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能盡也。舜謂景仁。必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往。鬱鬱之志。殊未便也。

景仁復第五書

某復書君實足下。辱手書。言中和之難。誠是也。禮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實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而禁醫書也。孟子。養浩然之氣。榮辱禍福之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某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飲食過中。非中和也。尺與權衡。合於律。惟量爲十三分二之大。自魏晉自秦漢。俱不載於書。不可知也。大歛之。大給之。亦不可知也。古有什一之稅。而魯什二。漢什五。

秦太半皆大欽也。不必大其量是也。亦恐便於用而致然爾。今尺合於律。權衡合於律。而黼斛之輕重。合於權衡。尺之方深。合於量。又與古樂聲正同。所謂量者。一律之容。爲一龠。千六百四十龠爲一釭。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之實也。二千龠爲一斛。百六十二萬分之實也。自古至今。黃金無變者。尺之法。權衡之法。不可變。亦猶是也。其數與聲與尺與權衡皆稟於律。獨量爲不稟。必有自來矣。不見於書。所以疑其自魏晉也。以胡先生樂書考之。乃知其律短而聲高。君實不求此。而襲先儒之誤。乃云未甚解。黼斛之分者。正以此也。君實深於算。請自律分推。而至於權衡尺量。則渙然無疑矣。未位最正者。曰林鍾。自六月至十一月。則黃鍾位也。非有七律子位中者。曰仲呂。自十一月至四月。則仲呂位也。前所謂各高五律。非謬矣。太常鑄鍾。恐非盈孫所爲。是時尺法亡久矣。安得如考工記有大小輕重之法乎。故云。非周以前。莫能爲者。累論議不決。特以漢書脫文。及隋書所載。先儒之誤。非君實誤也。更詳思之。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黼斛論甚確。光寡學於鍾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彘者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爲報。乃是求勝而強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志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爲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臆。不可忽也。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食之。況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學之乎。何光區區仰告之勤。而景仁卻之之堅。曾不熟察也。來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口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爲一身除病也。夫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耶。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刀。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滌一器。景仁

見而責之曰。夫水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隕穫充詘。能無病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和能爲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過飲食之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爲何物也。光所願者。欲景仁舉措云爲。造次顛沛。未始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闊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鰕出水。得失在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噓溫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爲哉。正身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已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說。宜人之不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勳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巢原。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曆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啓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宣。光再拜。

景仁答中和書

君實示論。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在天爲中和。在人爲中和。天不中和。則病人。人不中和。則病天。此所謂天人相與之道也。孔子大聖。不能救周之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不能救戰國諸侯之亂。何則。無位也。若夫閭巷之間。數十百家。同一日時。無貧富貴賤。賢不肖。或病。或死。此所謂天病人也。天病人者。人病天也。豈一人之身所致哉。有位者之職也。君實體孔孟之道者。家居而欲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難矣哉。語曰：子疾病，孟子曰：昨日病，今日愈，是病亦不能除也。樂議終未見，果決續附三篇，皆前議闕者，幸詳覽焉。

與景仁再論中和書

光啓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承氣體休佳，至慰至喜，示諭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以此之是，變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以公，受之以虛，若饋獻之相交，貿易之相資，各得所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售，若墨翟守千仞之城，以待勅敵，使光何自而入焉。夫聚財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多得，今光屢有所獻，皆不克納，借使光服其不勝，然於景仁亦何得哉。豈可徒競無窮之辭，請亦置是論處，暑以來，天氣頓涼，望慎護自愛而已。

景仁再答中和書

以律生尺，黃帝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儒之誤也。邕又謂銅律爲銅，俞君實以邕及魏晉以來諸儒之誤見，既某報以黃帝之法，豈非諒直而忠告者邪。至若人有生而中和者，有生而暴戾者，生而中和，得禮樂以輔導之，則爲賢爲聖，以至於神而不可知，生而暴戾，得禮樂以教訓之，則爲善良，爲賢才矣。不得禮樂，則遂爲惡人，不可悛革者也。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要須見在位設施之如何，某以所有以所是奉獻，而君實略不虛以受之，遽欲置是二說，二說皆未可置，必是非定乃已，然後爲公而不競於爲彊辭也。

與范景仁第八書

來論云：以中和作樂及養生之議，未可置，必是非有定，乃止。此議上有先聖，下有來哲，是非必有所定。若但以筆舌相攻，則光與景仁借令有老彭壽，是非何時而定耶。是以置之，昨在鄉里，作絕四及致知在格。

物二論輒敢錄呈。有不合於理處。更告景仁攻難。庶得求其是而從之。勿以前不受教。遂棄之也。

景仁復第八書

皇祐中與君實官太常同議大樂阮天隱胡先生深詆李照非是。最後房庶來。又言二人者亦非。是則以尺而起律也。又謂王朴之樂高五律已而依庶之說。令制尺律。侖三種而律才下三格。與李照同。是時朝廷特授庶一官。罷歸庶亦自黜其言之不中。然君實初與胡阮非李照者。近時又以前史不可。刊今按前史抵譏獻十條。才錄七條。奉呈請詳觀之。於義理可刊不可刊。大抵吾儕讀經史。經有注釋之未安者。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或爲論或爲辯以正之。所以見爲學之志。而示於世。注老子是也。今夫樂自太祖病之。太宗眞宗仁宗講求之主。上欲救正之列聖之所拳拳者。蓋以禮樂治國之大。而不可一日慢。況樂之太簇爲黃鍾宮商易位。君實今所主是前與胡阮非之者。君實前非李照。今復主之。豈未思之邪。王朴樂某亦同房庶非之。雖高五律。君臣民事物不相干。今復欲用之。何可得也。胡媛所作比王朴下半律。仲更警言之。君實已悉李照之樂聲。雖發揚又下三律。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不可不深念之。

與范景仁第九書

聞景仁欲奏所爲樂。此大不可。恐爲累非細。是非未定。或招悔吝。尙可舉措。所宜慎惜也。區區之懇。盡託尋叟布之左右。願垂識察。光寧可爲景仁屈服。景仁所論爲是。光所論爲非。不願景仁上此奏也。且景仁所論果是。但存文字。傳於後世。必有施行之時。何必汲汲自薦於今日也。切告切告。不可不可。

景仁復第九書

義有輕重。事有取捨。悔吝舉措。輕也可捨也。樂重也。不可不奏。前年定樂。樂工有言其非者。朝廷輒配之。樂之誤。不及匿名事。又一救得其義。與悔吝取捨。孰爲重哉。

景仁又復書

郊壇設黃道。午陛執政大臣及從官贊引。初獻而引。亞獻終獻可乎。讓則百官瞻望。以爲何如。天地神祇宗廟社稷之靈。以爲何如此。禮之失。易見者也。況樂隱奧。而律呂君臣自有上下次序。失則人不能知。而天地神祇宗廟社稷亦見之矣。以是而思。不可不慎重焉。

與景仁論積黍書

六月中於夢得處連辱兩書。自爾以通鑑欲進御。結絕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計景仁雖恠之。必知其非疎怠也。光與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迄今三十年。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竭肺肝以仰告。亦止於陳言重複。祇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來示云。光與胡阮前非李照。今又復主之。光曷時所上聞者。正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爲景仁以今之太府尺。卽黃帝時尺。恐不然耳。至於音律高下。素非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有所主。有所非邪。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日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書邪。其餘則與景仁之志殊塗而同歸。景仁以禮樂爲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爲小而可慢耶。景仁吹律呂。考鍾磬。校尺量。鑄黼斛。以求先王之樂。光謂先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黃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

廢光之說。光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於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真是真非。必有如伶倫、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既未有其人。願景仁且以所著樂說。與光書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於此。自今景仁復以樂論相示。亦不敢對也。

景仁答積黍書

某與君實議樂前後幾萬言。不出於以尺起律。以律起尺。二事為異。同爾其餘。則汎用傳記。證佐而已。最先者君實以為房庶改漢書。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八字。某以為漢書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後言九十分黃鍾之長。則八字者。不可謂庶自為且庶亦不能為也。尺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在尺。則曰黃鍾之長。在量。則曰黃鍾之倫。在權。衡則曰黃鍾之重。皆千二百黍也。豈獨於尺而為不成文理乎。隋書諸儒之論。始以一黍為一分之說。若爾。則黃鍾積實一千二百黍。而八百一十分者。非也。自蔡邕不能知謂銅律尺為銅。俞尺黃鍾萬事根本。尺量權衡之所稟者。而諸儒尺至有一十五種。逮今千餘年。無人是正。吾儕業已留意。可不為終之乎。君實以青赤黃白黑主於溫酸苦甘辛鹹。主於飽謂為某說。不然。五色者之於衣華於身而已。五味者之於食適於口而已。鳥取於溫酸苦甘辛鹹。主於見君實議樂。正如是矣。王朴之樂。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呂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樂。皆失位者。以太簇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此非面陳不可。持國約石滌相見。至時亦當一往。以究其說。君實云。必有伶倫、夔、師曠、師曠。始能知之。某以為三五音。故知三人不能知。何則。無律也。書云。律和聲。禮云。吹律聽軍聲。傳云。雖有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知三人不能知。何則。無律也。律和聲。禮云。云。示諭七條。或然。或否。不知何者。然何者。否請一疏。示當為修改。某謂太府尺為黃帝時尺。考李照之律。與尺而知其然。李照以太府尺縱黍而累之。亦率於隋書之說也。然其樂比其律。高三律。律是而樂非也。何以知之。尺是黃帝時尺。以黃帝之法。為律。以起尺。十二律內外。皆有所損益。其聲和而與古樂合。以為鬪斛。而其分數。其輕重。又與周官漢斛並同。無毫釐之差。以此知太府尺。太府權衡皆

黃帝時物也。其法與黃帝之法同。起於律也。隋謂之開皇。官尺。歷唐。以至於今者。謂隋唐尺。則人皆信之。謂黃帝時尺。則皆駭矣。自隋以來。至唐。以及五代。最爲亂世。而此物不變。則自秦至三代。至五帝。而日上。黃帝又何疑哉。千歲之日。今日是也。謹此復命。

又小簡

樂爲小事。爲大事。王朴、李照、胡瑗三家。君實不決。是非是慢而小之也。但看今之君臣民事物。可知之。往年孫宣公、馮章、靖、宋子京、非、李照樂。乃召阮逸、胡瑗、房庶令修之。君實當時與胡、阮同。非、李照者。今所用。乃李照樂。君實云。不改何也。持國大地。失腳正可以君實中和樂呼之。五方之人。言語不通。信然。至於歌樂。則一豈有我是而彼非。君實之言。可全廢。某之言。不可不盡用。何則。蓋無不是也。古人之所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乎。所恨至是。未有人是之。

韓秉國書

維啓春氣。斗溫。伏惟助止安和。相見之期。竟未有定。殊增耿耿。見與景仁書。似惟鄙拙論議。於公有所未盡者。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決然以爲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閱。是非幸復垂諭。以解愚蔽。曾中所欲言者。非可以盡。惟冀自重而已。謹手啓。不宣。

秉國論中和書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爲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滯。應物而不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無過與不及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離。爲日。爲南方。爲火。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云。天地以本爲心者。也。雷動風行。運變萬化。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春萌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之迹。可見於外者。也。雷動風行。運變萬化。寂然至令。事功之修。舉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張官置吏。發號施物。莫不有本。此又衆本之所自出。故曰。大本凡物。不得其節。則過與不及。施於用。則爲蔽塞。爲廢。乖爲不行。爲患難。無此四者。和矣。故曰。達道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答韓秉國書

元豐八年二月作

光啓丁通直來。蒙貺書。審起居安和。至喜。示諭見與景仁書。似恠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述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爲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恠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說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諭。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論。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暗。此誠如所諭。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不

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然則虛者。固不爲空洞無物。靜者。固不謂兀然而木石也。凡曰虛。曰靜。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歛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橫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爲衆本之所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爲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連變萬化。爲非天之心。然則爲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爲災害。必得中然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爲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爲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

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驗之實事。竊聞秉國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爲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

答秉國第二書

元豐八年三月作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援據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紙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爲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於外哉。苟卿大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慌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爲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爲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塊堦。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

而聖也。雖聰明睿智，過絕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然後縱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況他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爲欲罷不能？孟子何爲自比於舜哉？舜戒羣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傅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尙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必自得之。秉國亦嘗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溫，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與夜行？吾人雖老矣，繼今而學，猶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奚以多爲。

景仁答中和論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傳曰：中爲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某以爲中者，對外而爲言也。君實曰：中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此書以中庸爲名，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某以爲心者在身之中，有知而無形者也。請以堂論之。身形也。猶堂也。對外而言，則舉堂之內皆中也。若以不近四旁爲中，則堂之中又有中焉。非所謂舍藏之中，乃得中之中。也。君實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既謂之中，則及其既發，當謂之外。某又以爲發者，由中出者也。出而中節，非外而何。亦何必曰外？又如君實之說，此書以中庸爲名，指德而言，則有中，有外。然則經常云：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庸也。此書雖以中庸爲名，至於左右其說，始終其義，不害旁有證援也。君實不喜老莊，及輔嗣之說，不敢復有稱引。今直以本篇義明之，經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故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說。君實又曰：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爲事，動靜默語，未嘗不在乎中。此正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誠者也。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豈治心養氣者所能辦哉。所謂誠者，非別有一物也。但誠其心而已矣。心至於不勉，不思而得，中道至矣。譬如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以其中虛也，但虛靜定，雖非至者也。鍾豈預設小大於中而應之哉。所謂過與不及者，亦因時稱事而爲之中也。時有異變，事有異宜，亦豈可預設於心而待之也。荀卿大學君實之所信也。其論心不過曰：虛曰靜，曰定，虛靜定，雖非兀然如木石，亦豈可形容哉。孟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亦言心之無定在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能精一，則信執其中也。君實既以大本之中，便爲無過與不及。則其下豈當復云發而皆中節也。經曰：惟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欲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然則位天地，育萬物，蓋聖人得位者之所能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有其道，無其上之載，無聲無臭，則聖人之心，之德，與天地參矣。但人可以意通，而不可以形得也。今夫穹然而體高，蒼然而色正者，天之形也。雷風日月，山澤爲天之用者，聖人深拱法宮，其迹則百官承序，萬物樂生，究其用，蓋有不可見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器則自天下，下皆器也。語道則不可見者，皆道也。孟子曰：大而化之，謂之聖；而不可知之，謂之神。非立天下大本者，其孰能與於斯。愚故曰：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三

書啓六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吼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遠去盛世。驚怛惋痛。衷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兵人來。忽辱示問。并鄭君所爲行狀。欲令光作誌文。光實何人。望先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曩獲接待之久。蒙知顧之厚。今得論譏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顧以光不爲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歲有孫令以書見屬。欲令光譔其伯父之翰碑。光時復書。敍不可爲之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醑。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人來。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爲。今若獨爲先公爲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爲之乎。不敢爲乎。此則不待光辭之畢。足下必盡察之矣。況先公清節直道。著於海內。皎如列星。決不沉沒。佗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然方今羣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爲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專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爲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恕。知其

非可爲而不爲也。慙懔恐悸。言不能盡。

答武功石令 飛卿書

光啓縣人來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爲明天子在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儼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爲足下失言之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爲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閭閻之人。遽相與驚恠。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蹶蹠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戇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遂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佗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尙以莖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糾鞅。縱之林野。使之徜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諭。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利。邪。光胷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握。爲人臣者。身非己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爲。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

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鶩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甚幸甚。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二月懷州人來。蒙惠書。自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內外中間。爲古爲今也。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曩屢聞王君具道盛美。云道甚高。學甚精。孝弟隆閨門。名義著鄉里。常延頸企踵。晞仰聲采。固非一日不意過聽遽詒之。話言仍示以所述孝陸事迹。夫孝弟者。仁義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闕足下之志。固不待承顏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夫玉韞窮山。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珠潛深淵。岸草爲之不枯。足下姑進德修業。但恐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病人之不已知也。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沿牒在外。今日暫見之。來且復出。輒走此布區區。草率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經一冊。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頓首再拜。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窠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愾。雖日夕接武。猶隔闕千里也。今不幸又在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之疾。好盡言以招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

取恨怒。況至交益友。豈敢反懷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愠嘿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慎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論。已上聞矣。光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展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朝議叙書

光啓辱書獎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不道人。齷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虛名。如火附螢。如膏汚衣。潛逃瀚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爲己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僣俛就職。每內訟非據。如藉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

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駑馬聞騏驎嘶鳴。不自量度。踴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追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覃四海。雖市廛吠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爲朝大夫。任爲部刺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願不惜以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同者。卽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土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

答呂由庚推官手書

光再啓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取稟兩朝所上章疏。光以身今尙存。難將諫草內授史官。但答云。所上疏內多涉朝廷機密。不敢輒具錄上。伏乞朝廷於禁中。及中書密院檢尋。如有可採者。乞下史院修纂。今來先中丞文字。又似不同。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唯於慈壽。乞增奉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闕失。彈奏大臣等事。今日不錄申史院。則先公平生事業。遂汨沒矣。更希裁度。光再啓。

貽劉道原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襍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也。渠亦當時見衆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別自私著此書也。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廢功計。不日即成。若舉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刪次補葺。別爲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刪。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校定。摹印正史。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傳於世。又校得絕不精。只如沈約敘傳。差卻數板。亦不寤。其它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錄其律曆、禮樂、職官、地里、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答范夢得

光前者削奏時。將謂宮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須五年。得無卻成口滯否。慚悚慚悚。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於逐事下訖。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傳中自鎖告變事。須注在隋義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銑時。皆做此。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於逐事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于申之類。及爲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卽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失霸業。因衛北宮文子聘於鄭而言裨諶草創。子產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爲棠谿氏。注云傳終言之。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如左傳子罕辭玉之類。必無的實之類。皆附事尾者也。無處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佗官則附於到官時。或免卒時。其有處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卽注之過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諸列時者。但與注其姓名於事目之下。至時雖別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者。月日也。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剪開粘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分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

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爲敘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先注所捨者云某書云云，今案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爲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假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爲文章，詔誥若止爲除官及妖異止於恠誕，談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詞，宗時李泌誦黃，聖瓜辭之類。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己詔，李德裕討澤潞諭，河北三鎮詔之類。及大政事號令何罪，亦須存之。或文繁多節，取要切者，可也。妖異有所儆戒，凡國家災異，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議牽合如木入斗爲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爲人所忌，或爲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詔者爲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恠，或有所儆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愼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談諧有所補益，謂諸相非相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石野豬，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其餘，不須也。於略千萬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此即據長編錄出者。恐要見式樣故也。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無因可得。企渴企渴。中前寄去晉紀八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元本卻告分付兒子。

康令帶來雖未了亦告分付。蓋爲今夏遞往南康軍路中遺失卻三卷若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遞來不妨。縣所請出魏紀今令李永和帶去。有改動者告指揮別寫及措改目痛燈下作此書。恕其不謹。光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並告於其下注云某處人或父祖已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今更寄貢父所作長編一册去恐要作式樣并道原廣本兩卷並告存之向去不便卻寄示也。

三省咨目

光比日牽強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求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咨目如左。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什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卽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爲相度。別立一州一縣。勅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藉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叶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爲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憂民忘私。使

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至乖方、然後可以倚仗爲耳目股肱也、苟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會徧見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爲易、守格爲難、旣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墮壞、始爲有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豫爲之備、國家所賴爲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旣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多作擘畫、散米煮粥、徒聚爲餓殍、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椿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戶、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粒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領口食、先從下戶爲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卻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熟日、方卽一切住支、卻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者、不無搔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廷有募人能禽之者、賞以班行、今旣禽之、止賞以錢、孔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算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爲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籛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略加旌賞、此乃聖朝美

事。光有看詳封事曆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異。以成聖志。

密院咨目

光比日曳病入朝。只爲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簾前敷奏。終不能得聚廳。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幾時復得瞻望顏色。須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虜乍恭乍驚。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常與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禁私市。不過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戾。自今貢賜往來。一切如故。此策大善。請明公更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光愚見。若只如去夏約束。則大是悠悠。徒爲玩令。一無所益。須別立法云。應漢戶熟戶。與西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示。許人陳告。卽時支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巡。檢寨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略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卻一兩箇。方能禁絕。若西人往年與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疲弊而去。河東經略司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虜。帥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虜侵火山地。不與於初累石時。更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理。緊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北朝。今朝廷亦不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虜狃於得志。以爲南朝易與。大興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

者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家。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揚州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以代之。子厚方欲措置熙河爲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人豈高材英器。憂國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史所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顧此微茫賞物。而省國用不少。但與逐旋置庫。量留些小金帛。遇冬教時。委令佐選絕藝者。賞以銀牒子。銀盃。綵段。如何又班行。雖云猥賤。亦是國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出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及分數欲更。不與班行。正長所以鞭保丁。只爲未及分數干賞故也。前日見駕部來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所送騾馬。且彼無牡馬。徒多養騾馬何爲。但使之積死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皆烙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指揮。然監收亦不可不一面早差官相度興復。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各取便於出入故也。今宜且復近處一二監。各有舊基故也。子厚嘗言軍賞誤。何時當與裁減改正。邊人立小功者。宜勿賞。此宋璟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大約已編。止有兩複吏去其籤。子厚欲有去取。旣難得會議。彼亦無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令進入。貴早結絕。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光所上芻蕘。果有可采否。縱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

生辰及登寶位。臣禮不備。諭以天子新即位。務崇寬大。曠然赦之。自今貢奉賜予。宜皆復舊規。但不責其必來獻地。分畫疆界而已。令保安牒與。如此則彼此相彌縫。且有名。又不失大體。不乘此際爲之。萬一彼微爲邊患。或更出不遜語。愈難處置。願諸公算其多者。

申宣撫權住製造乾糧餼飯狀

熙寧三年十一月一日上

准都轉運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製造乾糧。州軍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勘會近准宣撫使衙劄子。節文。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軍河中府同耀乾州鳳翔府等州軍。變造床餅餼飯。當司已兩次牒逐州軍。疾早變造施行去訖。今又准前項宣撫使衙劄子。已牒逐州將床一斗。變造乾糧五斤。仍量支與柴錢。如闕床。卽疾速計置收糶。變造乾糧。所是柴錢。酌量支給施行去訖。牒請照會施行者。

右具如前勘會。先准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今後起發義勇赴沿邊戰守。並令自齋備一月口食。與折將來本戶稅物。若不能自備。只乞於起發州軍預請一月口食齋往者亦聽。又勘會永興軍近准都轉運使司牒。准宣撫使衙劄子。近准朝旨。義勇上番。令附帶乾糧一秤。至屯戍州軍。須合預行變造乾糧。準備支遣。附帶前去。右劄送陝西轉運司。檢會近降義勇分番條貫。指揮沿邊四路十四州軍并近裏永興河中同耀乾鳳翔六州府。速行勘會。義勇所居縣分。近便省倉斛斗。內有床粟或白米。便約義勇合附帶乾糧。秤數中停。變造床餅餼飯。如見在床數不多。卽一色變造餼飯。仍趁此時月造下兩番。令附帶數目。免致非時蒸燉。易爲損惡。仍每乾糧一秤破。係官布造袋子。封印如法。收將來義勇上番日。依數附帶者。光竊

詳義勇戍守之時。每人逐日給米二升半。其一月口食。七斗五升。若更加乾糧一秤。并器械衣裝盤纏等物。竊慮一人之力。難以勝任。兼今來變造乾糧皴飯。須至差配百姓。當此饑饉。民間不易之際。雖云量支柴薪。亦不能全無搔擾。況卽今諸縣官倉。米至少。昨准朝旨。散支第四等第五等闕食人戶。各二石。尙未有備。若更造乾糧皴飯。卽將來二三月間。正當闕食之際。更將何物可以救濟。必見大段失所。竊見慶曆年中。議欲出兵討伐元昊。亦曾令陝西諸州。製造乾糧皴飯。萬數不少。後來旣不出兵。其乾糧皴飯。所在堆積。經年朽腐。不可復食。盡爲棄物。今官中錢穀。比於慶曆年。尤更難得。若復造此物。徒使公私勞費。卒無所用。誠爲可惜。又國家備邊。若止於戍守。則沿邊自有倉廩。無用乾糧皴飯。今來承准指揮製造上件乾糧皴飯。仍令十日一申。倉卒取辦。竊慮百姓猜疑。以爲國家又欲出兵。必致遠近驚憂。無由解諭。至時不爲便穩。光已指揮本路前項五州軍。且未令造乾糧皴飯。更聽候宣撫衙指揮去訖。謹具狀申宣撫使衙。伏望裁酌。早賜指揮。

申堂狀

嘉祐八年四月十九日上

右光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奏聞。以羣臣受大行皇帝遺留物過多。乞許令進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蓋主上謙讓。未欲開允。伏望參政侍郎。集賢相公。昭文相公。表率百僚。首先進獻。以濟今日用度之急。抑去向去僥倖之源。天下生民。不勝幸甚。謹具狀申聞。伏候台旨。

大辟貸配法草

元豐八年十月二十日授刑部

應開封府諸路州軍。奏到大辟罪人。稱是刑名疑慮。及情理可憫者。仰大理寺依法定斷。并坐疑慮可憫條。送刑部看詳。如刑名實有疑慮情理實有可憫。因依申奏取旨。若看詳得別無疑慮及可憫者。卽具鈔奏。下本處依法施行。不得一概將舊例貸配。破卻律勅正條。仍委門下中書尙書省點檢。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奏乞取勘施行。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六十四

論一

功名論嘉祐二年作二

自古人臣有功者誰哉。愚以爲人臣未嘗有功。其有功者皆君之功也。何以言之。夫地有草木。天不雨露之。則不能以生。月有光華。日不照望之。則不能以明。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以成。此自然之道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小國半之。然皆有賢卿大夫以輔佐其君。大者以王。小者以霸。下者猶能保其社稷。世數十傳而不絕。由是觀之。天下烏有無士之國哉。患在人主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耳。如是則人臣雖有才智而不能施。雖有忠信而不敢效。人主徒憂勞於上。欲治而愈亂。欲安而愈危。欲榮而愈辱矣。然則人主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知而不能用。與不知同。用而不能信。與不用同。不用賢而求功業之美。名譽之白。難矣。昔百里奚。虞人也。由余。戎人也。商鞅。魏人也。而用於秦。苗賁。皇。申公巫臣。楚人也。而用於晉。伍員。楚人也。而用於吳。韓信。陳平。項羽之人也。而用於漢。是五國者。非無賢人也。主不能知。而驅之以資敵國。此所謂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也。齊桓公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而惡惡。國所以興也。而亡何故。對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公歸以

告。管仲曰：君與其人俱來乎？曰：否。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公乃召而官之。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祿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是二君者。非不知孔子之爲聖賢也。不能行其道。而徒欲尊之以爲名。是以孔子以爲不義而不留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所謂知賢不能用。與不知同也。樂毅爲燕伐齊。下七十餘城。燕王疑之。使騎劫代將。田單詐騎劫而敗之。盡失齊地。廉頗爲趙將。拒秦。久而不戰。趙王疑之。使趙括代將。白起擊趙括而虜之。阬其卒四十萬。項羽用范增謀。彊霸諸侯。圍漢王滎陽。幾拔矣。聞漢之反。閒而疑之。范增怒而去。項羽卒爲漢禽。夫駕車者。既服騏驥矣。又以駑馬參之。欲其並驅而前。不可得也。藝田者。既樹嘉穀矣。又以稂莠雜之。欲其並生而茂。不可得也。爲國者。既置賢才矣。又以小人閒之。欲其並立而治。不可得也。是故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君。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使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以告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王霸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公寤。太息而嘆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而單父大治。大禹謨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荀子曰：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規之。使智

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汚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也修乎道之人汚邪之賊也今使汚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噫人主苟不知其賢則已矣已審知其賢授之以政而復疑之何哉凡忠直之臣行其道於國家則必與夫天下之姦邪爲怨敵矣非喜與之爲怨也不與之爲怨則君不尊國不治功不立也以一人之身日與天下之姦邪爲怨更進迭毀於君前而君不能決兼聽而兩可之如是則忠直之臣求欲無危不可得也君子非愛死而不爲也知其身死而功不立姦邪愈熾忠良愈恐政治愈亂國家愈危也是以君子難進易退辭貴就賤被髮佯狂逃匿山林者以此故也此所謂用賢不能專與不用同也明主爲之不然審求天下之大賢而亟用之專信之舉社稷百姓而委屬之雖有至親不能奪也雖有至貴不敢爭也雖有讒巧不能間也確然若膠漆之相合視其際而不可得見也然後賢者得竭其心而施其才不憂怨賊之口不懼猜嫌之迹人主端拱無爲享其功利收其榮名而已矣古之聖帝王用此道而光宅四海長育萬物功如天地名若日月者多矣固不待稱引而知也請言其時近而道卑者昔齊桓公得管仲三薰而三浴之解其繯紲置以爲相鮑叔桓公之傅也避太宰之位而安隨其後國子高子天子之守卿也人率五鄉而聽其政令況其餘四境之內上下之人其孰敢不戰戰栗栗從桓公而貴信之是以能九合諸侯一正天下爲五霸首

也。陳平楚之亡將也。漢高祖得之使典護諸將。絳灌之屬盡害之。高祖以平爲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將乃不敢言。韓信亡卒也。高祖用蕭何一言。拔諸行伍之中以爲大將。諸將皆驚而不敢爭也。是以五年之中。滅項羽。定天下。創業垂統四百歲而不絕。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布衣之友。周旋艱險。恩若兄弟。一旦得諸葛孔明。待之過於關張。關張不說。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是以能起於敗亡之中。保有一方。與魏吳爲敵國。苻永固得王景略於處士。以爲丞相。貴戚大臣有害之者。永固輒殺之。謂太子宏及長樂公丕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是以能東取燕。西取涼。南取襄陽。北取拓跋。奄有中原。幾平海內。此五臣者。從今日視之。皆英傑之才也。嚮使四君知之不明。用之不固。信之不專。則管仲醢於齊庭。陳平窮於戶牖。韓信餓於淮陰。諸葛孔明老於隆中。王景略死於華山。名氏埋滅。不可復知。烏有曄曄功烈。施於後世如此哉。是以大雅云。徐方旣同。天子之功。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曰。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劑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由是言之。人臣不能立功。凡有功者。皆其君之功也。

世之命機權也。妄故作機權論以辯之。機者弩之所以發矢者也。機正於此。而的中於彼。差之至微。失之甚遠。故聖人之用機也。似之。易曰。機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又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然則機者事之未著。萌芽端兆之時。聖人眇然見之。能去禍而取福。迎吉而禦凶。所以爲神也。聖人之所慎。無過機者。故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也。權者銓也。所以平輕重者也。聖人之用權也。必將校輕重。商緩急。彼重而此輕。則捨此而取彼。彼緩而此急。則去彼而就此。取捨去就之間。不離於道。乃所謂權也。然則機者仁之端也。權者義之平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乃欲棄仁義而行機權。不亦反哉。夫不知機權。則無以爲聖人。聖人未嘗斯須不用者。機權而已矣。聖人精心審謹。而後行之。故百姓萬物皆賴焉。小人不知機權之道。而誣竊其名。妄行悖理。所以福祿不久而禍亂及之也。請問聖人機權之道。曰。昔紂爲玉杯象箸。而箕子佯狂。衛靈公仰視蜚鴻。而孔子行。是皆知機者也。夫杯箸小器。飾以珠玉。未爲太過。而箕子知其必亡國者。爲其奢淫泰侈之漸。由此始也。仰視蜚鴻。失理之細者。而孔子去之者。知其不能用聖人。而有厭怠之心不去。則大禍將至也。如此聖人之知機。豈不偉哉。伊尹放太甲。微子去商歸周。周公誅管蔡。是皆知權者也。夫數君子。豈不知放君畔宗。戮親之爲不善哉。誠以放君之責輕。而淪喪大業之禍重。畔宗之譏薄。而保存宗祀之孝深。戮親之嫌小。而傾覆周室之害大。故去彼而取此也。夫太甲之初。欲敗度。縱敗禮。苟非苦其身體。勞其思慮。則不能變惡遷善。克終允德。成湯之業。將墜於地。伊尹躬受湯命。阿衡王家。

故不得不放諸桐宮也。受爲不道。自絕於天。微子不去。與之偕亡。則祖禰不祀。宗族無主。故不得不抱祭器而歸周也。管蔡奉廢姓。伐宗國。違天命。逆人心。傾危聖輔。斲喪周室。成王幼弱。周公攝政。故不得不奮干戈揚斧鉞以治之。蓋周公非自愛而愛周室故也。嚮若太甲尙可諫而改。則伊尹必不放君。商受苟可輔而存。則微子必不畔宗。管蔡猶可教而治。則周公必不戮親。夫豈不思誠不得已也。是以太甲曰。惟嗣王不惠於阿衡。伊尹作書曰。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是猶以辱先爲戒。未欲正言覆亡之禍。委蛇其辭以感切之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無越厥命以自覆。是正言禍敗以聳動之也。王未克變。伊尹乃以王生而榮逸。不知勞辱。狎近小人。積習至此。非其性惡。故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營於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言積習寢久。將成其性。及今猶可沮詘而改。此乃伊尹盡心盡力於成湯太甲之至也。微子之誥曰。商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受不可復正。決必亡國。己所以當出奔存湯後也。父師若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商旣亡。宗族俱滅。無所寄託也。又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隕。言不可不行也。此微子廣咨權謀。輕重之審諦也。大誥曰。肆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言今東征。非爲己也。爾風曰。旣取我子。無毀我室。子以喻管蔡也。室以喻周家也。言管蔡輕而周家重也。予羽譙譙。予尾脩脩。言勤瘁也。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唯音曉曉。言三監背誕。王室阽危。故我恐懼以憂之也。此豈周公背公向私之志哉。夫聖人之用權也如此。故國家安而仁義立也。後世之人。昧錙銖之利。以放逐其君。懷芥蒂之

嫌以屠滅其親而亦自比於伊周曰吾用機權不亦誣哉此乃亂臣賊子所以滋多也

朋黨論

嘉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作

黃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溫與閹豎乃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盜賊之興由閹豎閹豎之橫由輔相則信然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又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驩兜相薦於朝舜臣堯既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舜聰明故能別白善惡而德業昌明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斂弗其絕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爲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爲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羣臣爲朋黨誰之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中和論

元豐七年十月三日作

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君子之心，於喜怒哀樂之未發，未始不存乎中。故謂之中。庸，常也。以中爲常也。及其既發，必制之以中，則無不中節。中節，則和矣。是中和一物也。養之爲中，發之爲和。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智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政者，正其不然者也。刑者，威其不從者也。合而言之，謂之道。道者，聖賢之所共由也。豈惟人哉。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日月至焉者，斯已賢矣。以是觀之，能久於中庸者，蓋鮮矣。孔子曰：智者樂仁者壽。蓋言知夫中和者，無入而不自得，能無樂乎。守夫中和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能無壽乎。小雅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蓋言君子有中和之德，則邦家安榮，既樂且壽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蓋言禮者，中和之法。仁者，中和之行。故得禮斯得仁矣。孔子閒居曰：無聲之樂，志氣不違，以至於氣志既起，樂記曰：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以至於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蓋言樂以中和爲本，以鐘鼓爲末也。商頌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

逾。蓋言政以中和爲美也。大雅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言刑以中和爲貴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回也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揚子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子之樂也。內。蓋言聖賢內守中和，雖幽隱貧賤，不失其樂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庸曰：大德者必得其壽。蓋言君子動以中和爲節，至於飲食起居，咸得其宜，則陰陽不能病，天地不能夭，雖不導引服餌，不失其壽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至焉，氣次焉，故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新矣。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及夫德之成也，沛然不息，確然不動，挺然不屈。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不有道義以充其內，能如此乎？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凡人爲不善，能欺天下之人，不能欺其心，雖忍而行之，於其心不能無蒂芥焉。然則浩然之氣不存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優游從容，以養其氣，雖不敢忽忘，亦不正以爲事，欲其速成。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久而無怠，然後自得之。此其所以難言也。揚子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君子存神於內，應務於外，雖往來萬變，未嘗失其所守，是以百骸治而德本植焉。故曰：神不外也。志之所至，氣必輔之，君子乘之以爲善，小人乘之以爲惡。故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君子守中和之心，養中和之氣，既得其樂，又得其壽。夫復何求哉？孔子曰：狂者進取，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如光之謂

矣。雖然，此皆纂述聖賢之言，非取諸胷臆也。夫道猶的也，射者莫不志於的，其中否則未可知也。必俟有道者乃能裁之。

才德論慶曆五年作

世之所謂賢者何哉？非才與德之謂邪？二者殊異，不可不察。所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勇，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棄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譬之於物，金可以爲鐘，可以爲鼎，玉可以爲珪，可以爲璧，此存諸人者也。玉不可以爲鐘，鼎不可以爲珪，璧，此存諸天者也。存諸天者，聖人因而用之，存諸人者，聖人教而成之。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於才者，或薄於德，豐於德者，或殺於才。鈞之不能兩全，寧舍才而取德。昔者，鄆舒有三儁，才恃之而不務德，晉滅之，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智宗必滅，宣子弗聽。智氏果亡，故曰：寧舍才而取德。抑又聞之，爲國家者，進取莫若才，守成莫若德。進取不以才，則無功，守成不以德，則不久。陳平貪污之人也，韓信無恥之士也，樊噲屠者而酈食其酒徒也，天下之至賤無行者也。然其才皆有過人者，漢祖舉而用之，故蹶秦，卽項而卒兼天下也。魏國置相而用田文，吳起不悅，與之論功，田文曰：我戰鬪治民皆不如子，若主幼國危，大臣未

附。百姓不信。當是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乃謝曰。屬之子矣。此言田文無他技能。唯忠厚可信也。夫有德者。必不反其君。故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爲社稷臣。有才者。不必忠信。故以羈策御之。而爲德者。役也。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是故民者。田也。國者。苗也。才耒耜也。德膏澤也。進取不以才。猶無耒耜而耕也。雖勤灌溉。不能生矣。守成不以德。猶旣種而無膏澤也。苗槁無日矣。故人主利其耒耜。以墾治其民。而封殖其國。又引膏澤以溉之。使其本根深固。而枝葉蓂茂。故子孫謹守其畔。穫而食之而已。復何爲哉。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六十五

論一

知人論嘉祐二年作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餼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肆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彊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紆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禳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吝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爲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遠。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此爲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

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簾席之上。而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恭己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於知人也。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臯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羣聖所以爲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於豺狼。閨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

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況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關繁弱，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旣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旣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肅，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三勤論

揚子曰：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愚謂勤民者一，未嘗有三也。何則？吏者民之司命，吏良則民斯逸矣，未有吏善而政惡者也。亦未有政善而吏惡者也。度吏之才而任之者，君之政也。形民之力而用之者，吏之政也。吏苟得人，安有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者乎？故

爲人君者。謹於擇吏而已矣。他奚足事哉。

十哲論慶曆二
年作

十哲於經無見。而學者多稱之。國家祀孔子。十哲則祀於堂上。其餘門人祀於東西廡下。俎豆之數皆異焉。愚竊爲過矣。是十人者。孔子雖以四科第之。非謂門人之中唯十人爲賢也。至於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豈謂唯此四人爲不肖邪。以此觀之。尊十哲非孔子意明矣。必若以一善取之。則門人之賢者非止十人也。以盡善取之。則德行之外未有無過者也。孔子謂宰我曰。朽木不可雕。於予與何誅。謂子貢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謂冉有曰。求也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謂子路曰。由知德者鮮矣。謂子夏曰。商也不及。然則豈爲盡善邪。又十哲之外。孔子之所稱譽多矣。曾點與子路。冉有俱侍坐。各言其志。而孔子獨曰。吾與點也。曾參以至孝顯。孔子爲之語孝經。又謂子賤君子哉。若人。然則十人之餘。豈可盡誣邪。且政事言語文學之高者。不足以當德行之卑者。是十人者。其中固有差等矣。豈可爲之一槩耶。

四豪論慶曆二
年作

戰國之時。天下禮義消亡。下陵上替。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陪臣之間有能約身抑志。尊賢養士。不愛煩費。以樹聲名者。齊有孟嘗。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雖不能以禮義佐其君。以政教和其民。合於

至公。槩於大道。然自奮於濁世。天下談士異口同舌。咸謂之賢銓。於四人臧否優劣。亦可開歟。論者曰。凡人臣者。上以事君。中以利國。下以養民。釋此三者。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聖王當世。必爲誅首。孟嘗君養士。賴匿亡命。廢公法。樹私恩。媮采名譽。以竊國相之位。迹其行事。皆爲身耳。非能爲國與民謀也。至其晚節。遂挾仇敵。以覆宗國。保薛中立。自比諸侯。臣而不臣。孰甚於此。春申君進書秦宮。解楚國社稷之憂。縱楚太子。而自以身當不測之誅。智勇忠信。有足稱者。至其柱石楚國。權寵無貳。割江東之封。窮僭奢之樂。十餘年間。楚國益弱。又納邪人之言。造姦僞之謀。亂其國嗣。洩敗王家。方諸田文。罪又甚焉。終爲李園所襲。身首屠裂。則其智勇忠信果安在也。平原君行事。大做孟嘗。至於貪上黨之田。致邯鄲之禍。遂至國家大敗。社稷幾亡。於以知其智謀。尤出數子之下也。然趙奢戮平原君之客。奢論釋以公義。而平原君薦奢於朝。卒著功名。且平原君臣人之節。終始無虧。此其賢於孟嘗春申遠矣。信陵君以母弟之親。卿相之尊。抱關鼓刀之人。親執馭而事之。詘而不恥。勞而不倦。非有高世之材。孰能如此。且向使侯生朱亥皆實庸人。公子雖事之如是。不足稱也。然公子所以降身詘志者。審知二子之賢耳。以區區之魏。惴懼之衆。當秦乘勝十倍之兵。一戰卻之。邯鄲全。六國安。信陵君之功也。秦乘公子之去魏。急攻大梁。公子一悟毛薛之言。翻然易慮。歸救宗國。復破秦軍。閉諸函谷。可謂能矣。魏王信讒。猜阻公子。公子遂滅迹。酣飲。全身遠害。以其壽終。可謂智矣。智能如此。而又守之以仁。行之以恭。必若采善於亂世。論賢於俠游。則彼三人者。蔑以

加其上矣。故校其臧否。當以信陵爲首。平原次之。孟嘗又次之。春申爲其下矣。或曰。無忌盜國兵符。矯殺晉鄙。以赴平原君之私交。雖有功於魏。非忠臣也。何以賢於三子。對曰。趙魏唇齒之國。以虎狼之秦。攻危亡之趙。趙亡則魏斃。理勢然矣。魏王不達事宜。徒畏強秦之空言。坐擁盛兵。以觀成敗。計之大失。無過於此。故無忌矯奪其軍。以救趙。非獨赴趙之難。亦爲魏謀也。奚其不忠哉。漢高祖過大梁。輒祠信陵君。爲置守冢者。彼三子則皆無旌異。高祖英主也。蓋有以知之矣。

管仲論

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筮。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論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

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苟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苟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苟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廉頗論慶曆五年作

世稱藺相如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秦雖彊暴，不能陵趙者，相如之功也。謂其賢於廉頗，愚竊疑之。何則？秦之所以不能陵趙者，以其國治兵彊也。固非口舌之間所能抗也。然則國何以治，兵何以彊，豈非廉頗在其位邪？趙得和氏璧，秦王聞而欲之，請易之以土田，相如奉璧銜命而往，秦王欲彊取之，相如抗節不撓，視死如歸，卒欺秦王而歸璧於趙，以是爲相如之功。噫，又何足稱哉！夫和氏之璧，懷握之玩，得之不足以爲重，失之不足以爲輕，而相如以死爭之，以詐取之，有如秦王赫然增怒，肆其彊暴，逞其毒螫，菹醢相如，移兵攻趙，是爲趙王愛數寸之玉，喪國士之賢，貪無用之器，貽宗廟之憂，人臣愛君果如是哉！渾水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而詔史書之，相如進缶於秦王，秦王不可，則挺劍刼之，必得當而後止，是何異賈豎小人，矜豪恃氣，不能相下者，惡足言功哉！昔桀爲無道，湯幽囚於夏臺，戎狄侵幽，太王避之於岐，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就拘於羑里，夫以幽拘之辱，棄國而逃，與一鼓瑟之間孰難哉！然而三王忍恥行之，卒蹶夏商，撫綏四海，相如儻能相趙王，示微弱以驕秦，忍小恥以怒趙，崇德修政，以須秦之可亡，從而仆之，

濟黔首於塗炭。救赤子於虎狼。其功烈豈不暉曄光遠哉。而於罇俎之間。壇坫之上。爭言暴氣。取當而止。英偉之士。不亦可羞哉。趙王不能遠觀。嘉其一命之不辱。賞其要劫之小策。一旦位諸功實之上。廉頗日夜憤憤。欲礪及刺之。而相如能不與之校。此則賢矣。然亦不可用一善掩大功。世稱藺優於廉。非通論也。

賈生論慶曆三年作三

世皆以賈生聰明辯博。曉練治體。若遭明主。當治世。誠得盡用其道。三代可復。帝皇可幾。不幸黜於絳灌。疎廢早終。可爲痛惜。愚以爲賈生學不純正。雖有雋才。任之爲治。必不效矣。何以知之。觀其書而知之。賈生數上疏陳得失云。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六。然所謂痛哭者。謂侯太彊也。以爲指大於股脛。大於要。久而不制。必爲國害。夫爲天下者。患政刑之不立。不患諸侯之太彊。賈生言不見用。然終文帝世。諸侯帖服。孝景初立。量錯不勝其憤而削之。反者紛然響應。起不踰時。敗亡不救。惡能爲漢之大害哉。所謂流涕者。匈奴不賓也。匈奴荒外之國。與禽獸無殊。天下治而不服。不足損聖王之德。天下弊而得之。不足爲聖王之功。而賈生孜孜愛其叢爾之金絮。忘其征討之大費。忿其區區之禮節。忽其勤民之鉅害。惡在其爲知治體也。夫治天下之具。孰先於禮義。安天下之本。孰先於嗣君。禮義不張。雖復四夷賓服。疆場不聳。當如內憂何。儲嗣失教。雖復諸侯微弱。四方無虞。其誰能守之。然賈生以此二者列之於後。以爲餘事。舍國家之紀綱。遺天下之大本。顧切切然以列國外夷爲慮。皆涕泣之。可謂悖本末之統。謬緩急之序。

謂之知治體何哉。又曰。仁義者。人主之芒及也。法制者。人主之斤斧也。不能以道輔人主。鎮撫諸侯。綏之以德。齊之以禮。而欲疎骨肉。斷慈惠。視仁義爲虛器。操刑法爲利柄。翦周孔之夷塗。樹申商之險術。由此觀之。所學豈得爲純正耶。世人不察其所由之術。苟見其材之茂。學之博。其言皦皦可觀。而不得施於世。因從而歎之。不知夫駁濫刻深。非吾黨也。夫唯材高而道不正者。君子惡之。

龔君賓論慶曆五年作

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誡以尊爵厚祿。劫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昔者紂爲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耳。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狷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洿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鞞。何以異於犬羊之鞞。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邴吉論

邴吉爲丞相。出逢羣盜格鬪。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署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邴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閒。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邴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致知在格物論

元豐六年作

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迫之也。桀紂亦知禹湯之爲聖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欲心故也。盜跖亦知顏閔之爲賢也。而所爲與之反者。不能勝其利心故也。不軌之民。非不知穿窬探囊之可羞也。而冒行之。驅於飢寒故也。失節之臣。亦非

不知反君事讎之可愧也。而忍處之。逼於刑禍故也。況於學者。豈不知仁義之美。廉恥之尚哉。斗升之秩。錙銖之利。誘於前。則趨之如流水。豈能安展禽之黜。樂顏子之貧乎。動色之怒。毫末之害。迫於後。則畏之如烈火。豈能守伯夷之餓。狗比干之死乎。如此則何暇仁義之思。廉恥之顧哉。不惟不思與不顧也。抑亦莫之知也。譬如逐獸者不見泰山。彈雀者不覺露之霑衣也。所以然者。物蔽之也。故水誠清矣。泥沙汨之。則俛而不見其影。燭誠明矣。舉掌翳之。則咫尺不辨人眉目。況富貴之汨其智。貧賤之翳其心哉。惟好學君子爲不然。己之道誠善也是也。雖茹之以藜藿。如梁肉。臨之以鼎鑊。如茵席。誠惡也非也。雖位之以公相。如塗泥。賂之以萬金。如糞壤。如此則視天下之事。善惡是非。如數一二。此辨黑白。如日之出。無所不照。如風之入。無所不通。洞然四達。安有不知者哉。所以然者。物莫之蔽故也。於是依仁以爲宅。遵義以爲路。誠意以行之。正心以處之。脩身以帥之。則天下國家何爲而不治哉。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爲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葬論元豐七年作七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耆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賦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

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貳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畀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

陽家。迄今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六

議

不以卑臨尊議慶曆五年作

大傳以爲武王克商。祀於牧室。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夫父子之間。譬猶天地之體。殊君臣之位。絕尊卑之分。天性自然。是以子雖爲天子。無害父之尊。父雖爲士子。不敢先之。人道之大倫。古今之通義也。武王纂紹前迹。登隆基緒。追尊先世。告成王業。蓋以推功歸美。崇戴前人。非謂身臨四海之尊。不可以諸侯爲祖父也。竊謂記禮者。深於聖人之旨。失之何則。太王、王季、文王。追襲旣盛。則太王之前。公劉不窋之倫。尙爲以卑臨尊。未得謂之順也。然則追稱繼號。終已無窮。豈可行哉。謹按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又周頌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大雅曰。維此王季。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至言文王受命非一。不可悉著。然則周之王迹肇於太王。茂於王季。成於文王。終於武王。武王旣有四海。追思王迹之所由興。積功開業之艱難。是故推三世而王之。以明非己功。藉祖宗之餘烈也。聖人之志昭晰若此。而謂之不欲以卑臨尊。其爲失也大矣。且夫以太王之仁愛勤勞。王季之孝友光明。文王之布德行化。討叛懷柔。三分天下之諸侯。而有其二。謙畏天命。不輯大勳。以授聖子。武王因累世之基。用

既王之周。推已亡之商。而取天位。臨四海。朝諸侯。雖以中庸之君處之。猶不敢蓋其祖宗之勳。謂天祿由已而成。徒以私意追王祖宗。不使諸侯臨天子之尊而已。況於武王大聖。豈得爾哉。秦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夫武王歸美前人之意如此。追王之理。豈不明與。

祔廟議

嘉祐八年六月一日上

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已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尙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嚮之位。故止祀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爲七世矣。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洪農府君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太祖太宗爲一世。則大行皇帝祔廟之日。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

令臺諫及經筵臣寮與兩制禮院同共再詳定聞奏者。朝廷以祖宗事重。不敢自專。博訪羣臣。使各陳其意。臣等愚懵。不達古今。但據所聞。正禮以對。至於取舍。繫自聖明。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貴於得禮而已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湯周人禘。魯郊。周人禘。魯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帝。章帝。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

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舍眞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議者又欲以太祖及三宗迭配郊丘。及明堂。臣等亦以爲不可。何則。國家受天永命。傳祚萬世。若繼體守文之君。皆得配天。則子孫將有無窮之數。與祖宗無別也。凡爲國家者。制禮立法。必思萬世之規。不可專徇目前而已。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眞宗配五帝於明堂行之爲便。

宗室襲封議

時在學士院。朝廷以爲非是。兩制議者各贖銅三十觔。禮院各追一官。

臣等竊原聖人制禮之意。必使嫡長世世承襲者。所以重正統而絕爭端也。古者諸侯生立世子。死則襲爵。故令文稱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皆爲始薨之時。應襲爵之人也。其無後者。則國除。自唐末以來。三公以下。不復承襲。國朝故事。常封本宮最長者一人爲國公。陛下以爲非古。故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降敕。節文稱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又稱其非祖免親。更不賜名。授官太常。禮院尋奏。檢詳國朝近制。諸王之後。皆用本宮最長一人封公。繼襲今來新制。旣言祖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卽與自來事體不同。本院參詳。合依禮令傳嫡。

承襲閏十一月五日奉聖旨。祖宗之子并濮國公。並令傳嫡襲封。所有見今諸宮院已封公者。令依舊。將來卽更不襲封。臣等詳觀兩次詔旨。丁寧。皆欲以復古禮而垂正統也。今據禮院所定。諸王後合襲封人內。除越王曾孫世程。魯王孫宗肅。韓王孫宗績。吳王孫宗絳。並依禮令當傳襲外。其昭成太子。陳王。蔡王。皆無後。國當除。宗保。仲郁。宗達。以旁親繼襲。乃是朝廷特恩。爲之立後。紹封其國。於禮典亦無乖違。所有秦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克繼。韓忠彥等欲立其庶長孫承亮。楚王之後。陳薦等欲立其庶曾孫世逸。韓忠彥等欲立其庶長孫從式。魏王之後。衆禮官皆欲立其嫡孫同母弟宗惠。臣等看詳三王。見今自有正統。而承亮。從式。宗惠。皆係旁支。若此三人襲三王之封。則子子孫孫常居環衛。世襲爵祿。與國無窮。其正統子孫。袒免以外。更不賜名授官。數世之後。降在阜隸。如此三人何幸而封正統。何罪而絕。不惟與禮令之意乖違。亦非聖詔所謂爲宗傳嫡者也。所以然者。蓋緣禮令據初薨之時。定爲嗣之人。今日於數世之後。議當爲後者。事體有殊。而專執令文。所以參差不合。而異論紛紜也。臣等案忠彥等以爲令文之制。與古稍異。若無嫡孫而有嫡曾孫。則舍曾孫而立嫡子母弟。若無母弟。又立庶子。以此知亦許推及旁支。常以親近者爲先也。今令文稱無嫡孫同母弟。則立庶孫。以禮典與五服敕言之。諸子之子。除嫡長外。皆爲庶孫。旣立庶孫。則當於諸旁庶孫內擇其長者一人立之。蓋王視庶孫恩親等也。庶孫比曾孫行尊而屬近也。臣等案令文皆約古禮爲之。安有與古不同之理。借使不同。朝廷方憲章稽古。亦當舍令而

從禮。豈可棄禮而就令也。況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傳襲言嫡子嫡孫相繼不絕。雖經百世。皆應傳襲也。若不幸而絕。則有立嫡子同母弟以下之事。非謂有嫡曾孫舍之不立。而立嫡子之母弟也。晉庾純云。古者所以重宗。諸侯世爵。士大夫世祿。防其爭競。故明其宗也。吳商云。按禮貴嫡重正。所以尊祖。禰繼世之正統也。夫受重者。不得以輕服服之。是以孫及曾元。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王敞云。君爲祖三年。旣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者。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於曾祖者也。范宣云。嫡孫亡無後。則次子之後。乃得傳重。以此觀之。明嫡統不絕。則旁支無繼襲之道。然則令文所謂子孫承嫡者。傳襲自嫡曾孫以下。皆包之矣。所以更言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者。嫌人無嫡子。卽立嫡子之母弟。或嫡子有罪疾。并其嫡孫廢之故也。又言曾孫以下。準此者。謂庶孫以上。皆無卽立嫡曾孫之母弟。無母弟卽立庶弟之類是也。若令文之意。但以行尊屬近者爲嗣。則無嫡子。便應立嫡子母弟及庶子。何爲更立庶孫也。必若忠彥等所云。則國家故事。取本宮最長者一人封公。已是行尊屬近之人。便當遵行。何必更有改作也。彼令文所指者。傳襲之人。五服敕所載者。喪服之制。事理各殊。豈可引喪服之庶孫證傳襲之庶孫也。且造令之時。王公以下。薨則傳襲。故必有立曾元者。今諸王之薨。已歷數世。乃更追議當爲後之人。則不應舍正統而更取旁支也。今欲使合於古而適於今。則莫若自國初以來。於其人薨沒之時。定當爲嗣者。至於今日。則於禮令不失。而亦不離正統矣。按秦王以雍熙元年薨。於時嫡子德恭當立。德恭以景德三

王以某年薨。嫡長子惟敍當立。惟敍以大中祥符五年卒。嫡子從煦當立。從煦以慶曆五年卒。無嫡子。有庶子世逸一人當立。魏王以某年薨。無嫡子。有庶子三人。長曰允升。以某年卒。嫡子宗禮當立。宗禮以治平二年卒。嫡長子仲翹先卒。無子。次母弟仲髦亦先卒。次母弟仲蒼當立。以此考之。其當爲後者。豈不明白矣。所有承選。雖是德文之嫡子。其父元非嫡長。自不應承襲。蓋因今來承亮以庶孫得承襲。故使承選有辭。先王制禮。皆本諸天地。酌之人情。譬如四支百體。不可移也。移之則綱紀紛亂。爭端並興。於承選可以見其驗矣。臣等謹依古禮及令文。并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敕命。閏十一月五日聖旨。指揮檢詳屬籍。重行定奪。到秦王之後。合以克繼襲封。楚王之後。合以世逸襲封。魏王之後。合以仲蒼襲封。其餘並如衆禮官議所定。

李僕射穆諡文恭議

僕射稟秀美之氣。涵純壹之德。剛柔得中。華實兼茂。越自衡泌。奮飛天朝。回翔禁垣。遂贊大政。咨命不永。奄忽遷化。自時迄今。垂七十載。令問休暢。泱然未息。紳弁之士。流爲美談。謹按諡法。忠信接禮曰文。不懈於位曰恭。夫事親盡誠。與人不欺。行有標的。言有規括。忠信接禮之謂矣。光輔神宗。又安四海。邁其懿德。倡率士民。不懈於位之謂矣。請諡曰文恭。

錢中令若水諡宣靖議

令公仁惠足以布政。明智足以建功。清修足以服人。寬裕足以容衆。與物無競。執議甚堅。泊乎如淵。撓不可濁。介乎如石。重不可移。信尙德之君子。全節之正人矣。而又講學不倦。好謀而成。文以美身。忠以贊國。謹按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和德考衆曰靖。令公論譔帝典。發揮聖政。使祖宗之烈。燭耀無窮。是不亦宣乎。關領樞機。謀謨帷幄。六師輯睦。夷夏乂安。是不亦靖乎。請諡曰宣靖。

趙少傅穉諡僖質議

少傅體和居厚。履恭涵壹。言必有物。動不進名。矯迹衡茅。濯羽雲漢。入贊樞極。出殿藩維。謹按諡法。小心恭慎曰僖。言行相應曰質。少傅內則造辟盡忠。外則騰章建畫。親昵有問。應以他言。可不謂僖乎。歷事三朝。始終一節。不賁飾以譁衆。不激訐以高人。可不謂質乎。請諡曰僖質。

馮太尉守信諡勤威議

昔者晉人不恭。敢距大邦。負固阻兵。越趨不庭。太宗征之。霆駭風趨。狐狼之墟。化爲樂都。混壹之勳。太尉與焉。獫狁孔熾。整居幽冀。縱騎鳴弦。至於澶淵。真宗一麾。電卷雲披。翦其酋豪。馬潰塵逃。底寧之功。太尉在焉。天下旣平。蜚游不驚。符瑞充盈。登休薦成。和鸞四巡。萬乘星陳。東暨云亭。西涉河汾。警蹕之清。太尉扈焉。白馬之河。漏爲潢波。濟澤之阿。閭殫可歌。隕林仆竹。薪石相屬。淵吐其陸。莓莓衍沃。隄防之勞。太尉

董焉謹按諡法能修其官曰勤。猛以彊果曰威。迹其夙夜在公。臨敵剛決。榮祿昭融。令問始終。攷於二法。可謂協矣。請諡曰勤威。

辯

性辯治平三年作三

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大體也。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閒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爲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爲愚人。善惡相半。則爲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耘其藜莠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爲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知稻粱之生於田。而不知藜莠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爲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愧之心。亦生而有也。是知藜莠之生於田。而不知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爲人之性善惡混混。

者善惡雜處於身中之謂也。顧人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爲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情辯

應幾有子。生十年而喪之。應幾悲哀甚。旣而自諭曰。是何益哉。昔者吾嘗聞於有道者矣。曰。死而悲哀者。情也。死生有時。短長有命。知其物理之常不足悲者。道也。故其始也。悲不自制。情勝道也。及其久也。悲日益衰。而理可以奪。道勝情也。予常以爲知言。光辯之曰。是非有道者之言也。夫情與道一體也。何嘗相離哉。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寢衰者。亦道當然也。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豺狼不可忘親。亦不可。是以聖人制服。日遠日輕。有時而除之。若此者。非他。皆順人情而爲之也。夫情者。水也。道者。防也。情者。馬也。道者。御也。水不防。則汎溢蕩瀾。無所不敗也。馬不御。則騰突奔放。無所不之也。防之御之。然後洋洋焉。注夫海。駸駸焉。就夫道。由是觀之。情與道何嘗交勝哉。

銘

鐵界方銘

景祐四年作

質重精剛。端乎直方。進退無私。法度攸資。燥溼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踐道。是則是徵。

劍銘 并序

或曰古者君子居常佩劍以備不虞。今也無之。倉卒何恃焉。應之曰。君子恃道不恃劍。道不在焉。雖劍不去體。不能救其死。故苟得其道。則劍存可也。亡可也。作劍銘云。

昆吾之精。太阿之靈。深虞過防。卻除不祥。倏忽縱橫。萬夫莫當。用得其道。利器可保。道之不明。器無足憑。怙力棄常。匹夫以亡。敗德阻兵。國家以傾。逆不敵順。暴不犯仁。上以守國。下以全身。長鋏蕭蕭。七星照腰。不離於道。神鋒可銷。

槃水銘 嘉祐七年作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欵。小欵必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四言銘 熙寧三年作

聰明壯勇之謂才。忠信孝友之謂行。正直中和之謂德。深遠高大之謂道。

箴

勇箴 景祐四年作

何爲而正。致誠則正。何爲而勇。蹈正則勇。孟賁之材。心動則回。臨義不疑。嗚呼勇哉。

逸箴

百仞之木。生本秋毫。德墮於惰。名立於勞。宴安之娛。窮乎一晝。德著名成。億年不朽。可貪非道。可愛非時。沒世無稱。君子恥之。昔在周公。作爲無逸。大聖猶然。況非其匹。

友箴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之門。仁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頌

顏樂亭頌

并序。周翰孔子四十七世孫名宗翰。邦直。李清臣。子瞻。蘇軾也。

孔子舊宅東北可百步有井。魯人以爲昔顏氏之居也。周翰思其人。買其地。構亭其上。命曰顏樂。邦直爲之銘。其言顏子之志盡矣。無以加矣。子瞻論韓子。以在隱約而平寬。爲哲人之細事。以爲君子之於人。必於其小焉。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謂先達後進之士。互爲前後。以相推援。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誌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如此。彼又烏知顏子之所爲哉。夫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士貧賤然後見其志。此固哲人之所難。故孔子稱之。而韓子以爲細事。韓子能之乎。光實何人。敢評先賢之得失。聊因子瞻之言。申而盡之。頌曰。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贊

河間獻王贊慶曆五年作

周室衰。道德壞。五帝三王之文。飄淪散失。棄置不省。重以暴秦害聖典。疾格言。燔詩書。屠術士。稱禮樂者。謂之狂惑。述仁義者。謂之妖妄。必蕪滅先聖之道。響絕迹盡。然後慊其志。雖有好古君子。心誦腹藏。壁扃巖鑄。濟秦之險。以通於漢者。萬無一二。漢初挾書之律。尙存。久雖除之。亦未尊錄。謂之餘事而已。則我先王之道。燄燄其不熄者。無幾矣。河間獻王生爲帝子。幼爲人君。是時列國諸侯。苟不以宮室相高。狗馬相尙。則哀姦聚猾。僭逆妄圖。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以聖人法度遺落爲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爲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則六藝其遂曠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且夫觀其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奢靡而喜書者。固鮮矣。不喜浮辯之書而樂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文景。而德業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屬重器。用其德。施其志。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豐義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復還。其必賢於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六十七

評

子噲

堯舜之聖。非以其能輕天下也。迺以其能重天下也。夫唯重天下。故必得聖人然後授之。禹之傳於子。非私之也。苟天下無聖人。以授之。則非子莫之傳矣。夫父之傳子。非至禹而後有之也。蓋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無不然矣。燕噲徒知慕堯舜之名。不知察堯舜之實。誑於姦言。以陷於死亡。爲天下笑。豈不悲哉。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豈非以燕噲而知之邪。

應侯罷武安君兵慶曆五年作

甚矣邪臣之害國也。以得爲喪。以成爲敗。保身固寵。不顧國謀。損公而益私。仆人而立己。國家喪敗。不與其憂。世之患此。亦已久矣。

甘羅慶曆五年作

甘羅以稚子名顯於世。非有他奇略。正以勢力。恐張唐耳。雖云慧敏。然君子治世。無所取焉。

范雎慶曆五年作

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雎非能爲秦忠謀。亦非有患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況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秦阬趙軍慶曆五年作

夫兵之設。非以害人。所以養人也。殘暴如此。其誰與之。秦七世役諸侯。卒兼天下。然其失策之大者有三焉。欺楚懷王而虜之。不信莫大焉。阬趙降卒四十萬。不仁莫大焉。欺與國。誅已降。使諸侯疑而百姓怨。不智莫大焉。秦所以失天下之故多矣。在此三者。於不信之不信。不仁之不仁。不智之不智。是以始皇墳草未生。而四海橫潰。宗廟爲墟。究其禍本。兆於此矣。

項羽誅韓生慶曆五年作

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疎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不能以一日守也。況三秦之險哉。

貫高慶曆五年作

高祖以驕失臣。貫高以很亡君。君臣之際。不亦兩傷耶。高不能輔君以義。不忍小恥。輕慮淺謀。以陷弑君之惡。卒亡其國。禍自高始。雖殺身破家。以明張敖。而令趙國社稷蕪沒。宗廟邱墟。所存者小。所亡者大。所得者少。所失者多。概以大義。亦烏足言哉。

漢高祖斬丁公慶曆五年作

漢高祖可謂能遠謀矣。臣無二心。古之命也。縱君之敵。以樹私恩。姦莫大焉。姦而爲惠。勿報可也。若將報之。其望必大。爲臣不忠。而享大報。雖無背施。何以使人。天下既定。姦不干正。盡節者賞。貳心者誅。君無失刑。臣無二心。然後人無覬覦。上下安矣。宜乎子孫相承。廟祀四百。蓋亦謀之遠矣。周書曰。遠乃猷。此之謂矣。

烹酈生

班固稱蒯通一說而喪三僞。爲其亡田橫。殺酈生。驕韓信也。以愚觀之。漢王旣遣酈生下齊。而不止韓信之進兵。是則漢王殺之。非蒯通殺之也。惜夫一失其信。羣臣孰敢爲之使。諸侯孰敢爲之與。雖得齊而有之。所亡豈不多哉。

戾太子敗慶曆五年作

鉤弋夫人之子。十四月而生。孝武以爲神靈。命其門曰堯母。當是時。太子猶在東宮。則孝武屬意。固已異。

矣。是以姦臣逆窺上意，以傾覆冢嗣，卒成巫蠱之禍。天下咸被其殃，然則人君用意，小違大義，禍亂及此，可不慎哉。

立鈞弋子爲太子慶曆五年作

孝武以孝昭之生，神異於人，而復有早成之資，違長幼之次而立之，鑒於諸呂，先誅其母，以絕禍源。其於重天下謀子孫深遠矣。然而舉襁褓之子，置之萬民之上，非有孝昭之明，霍光之忠，鮮不危哉。

誅趙廣漢慶曆五年作

廣漢之爲京兆，漢興以來，無能及者。周禮議賢議能，然則雖有罪，固當宥之。況廣漢之罪不及死邪。斯足以爲孝宣魏相之累矣。

張湯有後慶曆五年作

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又稱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釐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釐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釐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瞍雖大惡。

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實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賈捐之慶曆五年作

君子以正消邪。捐之以邪攻邪。宜乎其不濟矣。

京房對漢元帝慶曆五年作

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諭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爲監乎。

高順慶曆五年作

或問陳登高順皆有過人之才。俱事呂布。而登輸心魏祖。親爲反間。順盡力於布。與之偕死。意者順賢登歟。應之曰。不然。古者列國並立。同事王室。故先王制禮。諸侯有王。大夫有君。君臣始終。有死無貳。漢氏平壹海內。萬國一君。天下之君。唯帝室耳。順於呂布。雖備將佐。無委質之分。布者反覆亂人。非能輔佐漢室。而又彊暴無謀。敗亡有證。登知幾輕舉。以存易亡。徐豫克清。百姓蘇息。順託身失所。迷遠不復。以陷大戮。易稱比之匪人。豈謂順邪。其才雖美。未能及登。自茲觀之。優劣見焉。

魏孝武帝初立

慶曆五年作

甚矣高歡之無道也。其視君不如奕棋。廢而置之。在造次爾。立君大事。不詳如此。取悔宜哉。

魏孝武帝西遷

慶曆五年作

周書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元氏失政久矣。而孝武欲興之。脫於高歡得宇文黑獺。其所以異者無幾耳。嗚呼。爲人君者。必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不然。怠惰荒淫。使禍流子孫。旣亂且危。然後慎之。其可乎。

張巡

嘉祐元年作

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旣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矍矍者邪。

馮道爲四代相

慶曆五年作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

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爲國家者。明禮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羣臣。羣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而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原

原命嘉祐元年作

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學者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遽從事於天。是猶未嘗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幾矣。昔眭孟知有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禮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衰。阨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爲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劉秀。秀亦更名以應之。劉靈助知三月當入定州。四月爾朱氏滅。而不知滅爾朱者爲齊神武。入定州者乃其首也。此五子也。其於術可謂精矣。皆無益於事。而身爲戮沒。又況下此者哉。夫天道窅冥恍惚。若有若亡。雖有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春秋記異而□不書。唯恐民冒沒猖狂以趨於亂也。

說

說玄

予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浚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概。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旣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概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

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旣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誠已善矣。然子雲爲文旣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今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述

述國語

慶曆五年作

先儒多怪左邱明旣傳春秋。又作國語。爲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爲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分之。取其菁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彙。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邱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逾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邱明作此複重之書。何爲耶。然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柳

宗元邪佞之人。智識淺短。豈足以窺望古君子藩籬而妄著一書以非之。竊懼後之學者。惑於宗元之言。而簡棄此書。故述其益以張之。

四言銘系述

元豐一年作

迂叟爲四言銘。見者忽之曰。老生常談耳。故有系述。

孔子稱才難。夫才者所受於天。非人所能強也。故推十合一曰士。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出於其類。拔於其萃。此其所以難也。聞言易悟曰聰。睹事易辨曰明。敢爲不懼曰勇。強力不屈曰健。有是四者。才則美矣。然未足恃也。自古恃才而不勲德行。以殺身喪家。亡國者。踵相及也。彼皆天之所與。非己之所爲。又奚足以驕人哉。君子則不然。有其才。必思美其行以成之。盡心於人曰忠。不欺於己曰信。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夫孝友百行之先。而後於忠信何也。苟孝友而不忠信。則非孝友矣。能是四者。行則美矣。未及於德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適宜爲中。交泰爲和。正直非中和不行。中和非正直不立。若寒暑之相濟。陰陽之相成也。夫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瞻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均是德也。執其近小而遺其遠大。守其卑淺而忘其高深。是猶不免爲小人焉。故君子好學不厭。自強不息。推之使遠。廓之使大。聳之使高。研之使深。發於心。形於身。裕於家。施於國。格於上下。被於四表。雖堯舜。周孔。莫不本於是矣。嗚呼。舍是而云道者。皆不足學也。

贈

書心經後贈紹鑒元豐五年作

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般若經獨居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爲心經一卷爲之注者鄭預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而已或問揚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揚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似與揚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爲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常排之余觀其與孟尚書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者所先邪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皆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西京僧官凡六員曰錄曰首座曰副首座左右街各一有缺則選僧之有行業者補之又缺則以次上遷逮左錄而止崇德僧紹鑒旣爲左首座矣會足有微疾乃嘆曰吾棄家爲僧固求自安逸今已病而猶自勤於僧職豈吾本心哉卽投牒自請解去時左錄新物故其徒皆止之以爲宜待次補鑒不聽旣解去明日右錄亦物故補其處者乃位於鑒下之人也其徒皆爲之恨鑒處之恬然噫鑒儻不知事物之空能如是乎鄭經刻石於天寶末今頗剝缺余賢鑒能不以所重易所輕且欲勸之俾全其所得乃命吏好寫一通以贈之

諭

諭若訥熙寧五年作

熙寧六年冬。光在洛陽。有衢州僧若訥袖書來見。曰。仁宗皇帝時。得召對成化殿。命講所學經。且作頌三篇。上甚喜。後數日。中使賜若訥紫衣。若訥辭曰。臣所爲不遠千里。求見明主者。欲獻其所學。庶幾廣之於天下。今陛下乃賜臣紫衣。非臣志也。臣不敢奉詔。使者三返。終辭不受。上乃飛白安淨二字以賜若訥。若訥然後舉首加額受而藏之。若訥野僧也。生江湖間。一旦萬乘之主。召入禁中。而訪所學。授以二字。蓋師號之類也。天下僧受師號者。何可勝紀。有能親屈帝筆。如若訥之光榮者乎。若訥是以不敢忘先帝不貲之恩。思有以報之。向聚吾師所述之經五千餘卷。合爲一藏。名曰報恩經藏。徧請朝廷輔佐之臣。譔文書石。琢而立之。今又將刻所賜二字於石。以傳於後。子爲我序其事而記之。光謝之曰。光儒者。素不習釋氏書。將何以發明上人之學。與受賜之由。且文辭鄙陋。何敢輒寓名諸公之末。自陷不知量之罪乎。若訥固請不已。曰。若訥去冬已嘗犯寒至洛。值子西適秦。不克見而返。今茲復來。非有他求。欲得記文而已。若訥豈不知朝廷貴人及四方能文者甚衆。欲爲斯記者亦不鮮。若訥皆不願得而唯子之求。何子拒我之深乎。光甚愧其言。因諭之曰。上人之志於光。勤且厚如此。光敢無辭以爲復。抑仁宗皇帝旣嘉上人不受命服。賜以二字。豈師號之謂邪。蓋以褒勸上人之德也。上人亦嘗深思其指乎。夫安淨德之美者也。旣曰安

毫入之則累矣。上人既能知先帝之大恩，當謹守聖言而力行之，以無負先帝之所期，乃所以報也。經藏奚爲哉。況光之文又足求邪。

訓

訓儉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如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殺止於脯、醢、菜羹。器用蠶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

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殺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何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喪身敗家。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鬻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糞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鮪知其及禍。及。成。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六十八

序一

百官表總序

四海至廣。雖聖人不能獨治。萬機至衆。雖聖人不能徧知。是故設官以分其事。量能而授之任。自生民以來。有國家者。莫之能易也。唐虞夏商尙矣。周官俱存。粲然大備。降及秦漢。迄於隋唐。雖不能如三代之粹美。然上下相維。皆有條緒。孔子稱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名之宜正者。無若百官。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衛。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功。散官以褒勤舊。故必折馘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考。然後進階。以其不可妄得。故當時人以爲榮。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欲求媚於衆。始得汎階。自是品秩寢訛。朱紫日繁矣。肅宗之後。四方糜沸。兵革不息。材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并職事官通用爲賞。不復選材。無所愛吝。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後又聽以信牒授人。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或以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其濫如此。重以藩方跋扈。朝廷畏之。窮極褒寵。苟求姑息。遂有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緹衣。旦紆公袞者矣。流及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之貴。施於軍校。衣紫執象之榮。被於胥史。名器之亂。

無此爲甚。大宋受命，承其餘弊，方綱紀大基，未暇釐正。故臺省、寺監、衛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者，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煩文，人不復貴。凡朝廷所以鼓舞羣倫，緝熙庶績者，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於三者之中，復有名同實異，交錯難知。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欲觀其大略，故自建隆以來，文官知雜御史以上，武官閣門使以上，內臣押班以上，遷除黜免，刪其煩冗，存其要實，以倫類相從，以先後相次，爲百官公卿表云。

河南志序

元豐六年作

周官有職方士訓誦訓之職，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詔王知其利害。後世學者爲書以述地里，亦其遺法也。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爲兩京記，近故龍圖閣直學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爲河南長安志。凡其廢興、遷徙、及宮室、城郭、坊市、第舍、縣鎮、鄉里、山川、津梁、亭驛、廟寺、陵墓之名數，與古先之遺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無不備載。考諸章記，其詳不啻十餘倍。開編粲然，如指諸掌。真博物之書也。次道性嗜學，先正宣獻公蓄書三萬卷，次道自毀齒至於白首，從事其間，未嘗一日捨置。故其見聞博洽，當時罕倫。又閑習國家故事，公私有疑，咸往質焉。又喜著書，如唐書仁宗實錄、國史會要、集注史記之類，與衆共之。或專修而未成者，皆不計外。其手自纂述已成者，凡四百五十卷。蓋昔人所著未有若此其多。

也。次道旣沒。太尉潞公留守西京。其子慶曾等奉河南志以請於公曰。昔常佐此府。敍其事尤詳。惜其傳於世者甚鮮。願因公刻印以廣之。豈徒先人蒙不朽之賜於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嘗至洛者。得之如遊處已熟。後世聞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幸公留意。公從之。且命光爲之序。光於次道友人也。烏敢以固陋而辭。

劉道原十國紀年序

皇祐初。光爲貢院屬官。時有詔士能講解經義者。聽別奏名。應詔者數十人。趙周翰爲侍講。知貢舉。問以春秋禮記大義。其中一人所對最精詳。先具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以己意論而斷之。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驚異。擢爲第一。及發糊名。乃進士劉恕。年十八矣。光以是慕重之。始與相識。道原乃其字也。道原是歲賦詩論策。亦入高等。殿試不中格。更下國子監試講經。復第一。釋褐。鉅鹿主簿。遷和川令。陸介夫爲廣西帥。奏掌機宜。前世史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之末。簡策極博。而於科舉非所急。故近歲學者多不讀。鮮有能道之者。獨道原篤好之。爲人強記。紀傳之外。閭里所錄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坐聽其談。滾滾無窮。上下數千載閒。細大之事。如指掌。皆有稽據可驗。令人不覺心服。英宗皇帝雅好稽古。欲徧觀前世行事得失。以爲龜鑑。光承乏侍臣。嘗從容奏舊史文繁。自布衣之士。鮮能該通。況天子一日萬機。誠無暇周覽。乞自戰國以還。訖於顯德。凡關國家之興衰。繫衆庶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詮次爲編。年一

書刪其浮長之辭。庶於奏御差便。上甚喜。尋詔光編次歷代君臣事迹。仍謂光曰。卿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未得而知。所知者惟和川令劉恕一人而已。上曰。善。退卽奏召之。與其修書。凡數年間。史事之紛錯難治者。則以諉之道原。光受成而已。今上卽位。更命其書曰資治通鑑。王介甫與道原有舊。深愛其才。熙寧中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未之怒。道原每見之。輒盡誠規益。及呂獻可得罪。知鄧州。道原往見介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大怒。遂與之絕。未幾光出知永興軍。道原曰。我以直道忤執政。今官長復去。我何以自安。且吾親老。不可久留京師。卽奏乞監南康軍。酒得之。光尋判西京留臺。奏遷書局於洛陽。後數年。道原奏請身詣光議修書事。朝廷許之。道原水陸行數千里。至洛陽。自言比氣羸憊。必病且死。恐不復得再見。留數月而歸。未至家。遭母喪。俄得風疾。右手足偏廢。伏枕再。甚痛苦備至。每呻吟之際。輒取書脩之。病益篤。乃束書歸之局中。以元豐元年九月戊戌終。官至祕書丞。年止四十七。嗟呼。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爲復病而天之邪。此益使人痛惋。愴而不能忘者也。道原嗜學。方其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而不顧。夜則臥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在和川時。以公事適野。見劉聰太宰劉雄碑。嘉平五年始改建元。正舊史之失。在洛陽與光偕如萬安山。道旁

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卽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於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道原枉道就借觀之。次道曰。具酒饌爲主人禮。道原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願悉撤去。獨閉閣晝夜讀。且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道原致疾。亦由學之苦邪。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服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勵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讎。因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根以多慾不得爲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乎。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贖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於光而不受。於佗人可知矣。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弃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可謂知之明而決之勇矣。道原好著書。志欲籠絡宇宙而無所遺。不幸早夭。其成者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羲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資治通鑑外紀十卷。餘皆未成。其成者亦未以傳人。曰。今柳芳唐曆本皆不同。由芳書未成而傳之故也。期於瞑目然後傳。病亟猶汲汲借人書。以參校己之書。是非得失。氣垂盡。乃口授其子羲仲爲書。屬光使譯埋銘及十國紀年序。且曰。始欲諸國各作百官及藩鎮表。未能

就幸於序中言之。光不爲人譏銘文已累年。所拒且數十家。非不知道原託我之厚。而不獲承命。悲愧尤深。故序平生所知道原之美。附於其書以傳來世。道原自言其先萬年人。六世祖度。唐末明經及第。爲臨川令。卒官。遇亂不能歸。遂葬高安。因家焉。南唐以高安爲筠州。今爲筠州人。父煥。字凝之。進士及第。爲潁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年五十。弃官家廬山之陽。且三十年矣。人服其高。歐陽永叔作廬山高以美之。今爲屯田員外郎致仕云。

名苑序

慶曆九年作

孔子稱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乃至於百姓無所措手足。甚矣聖人重名之至也。劉子政述九流有名家者。流曰尹文子。公孫龍子等凡七家。尹文子今存其術。雜黃老刑名之言耳。餘書更歷久遠。世鮮傳之。今有孫氏釋名。蓋亦其類也。昔者魯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周人以粟。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深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戒其後復爲也。兩漢以來。儒者務爲此態。旁貫曲取。紆辭蔓說。至有依聲襲韻。強爲立理。誠可閔笑者甚衆。此非宰我栗社之比邪。今釋名之文。亦猶是矣。抑亦失聖人之旨遠哉。愚嘗念之久矣。間因觀經傳諸書。有可以正名者。因記之。竊以爲備萬物之體用者。無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爲正。先以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辯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云爲時遷物變者。亦略敘其沿

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奇煩碎。非慷慨君子所當用心。然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僞之名。輔佐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焉。

古文孝經指解序

聖人言則爲經。動則爲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漫差。孔氏之人畏其流蕩失真。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旋踵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爲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故古文排擯不得列於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爲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僞疑真。是以歷載累百。而孤學沉厭。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祕書學士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爲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遽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爲定。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迺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佗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疎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尙書俱出壁中。今

人皆知尙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真僞之名。儼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爲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上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案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尙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廣思慮。重經術也。臣愚雖不足以度越前人之胸臆。闕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隸寫古文爲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者。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爲取中多也。臣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萬一有所裨焉。

洛陽耆英會序

元豐五年正月作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爲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爲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爲慕於樂天者。以其志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旣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

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老。入贊萬幾。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腹心。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其勳業闕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爲。汲汲如恐弗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尙齒不尙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亦不居數客之後。願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尙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凡。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己。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字君實。年六十四。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六十九

序一

顏太初雜文序

寶元二年

天下之不尙儒久矣。今世之士大夫。發言必自稱曰儒。儒者果何如哉。高冠博帶。廣袂之衣。謂之儒耶。執簡伏冊。呻吟不息。謂之儒邪。又況黠墨濡翰。織製綺組之文。以稱儒亦遠矣。舍此勿言。至於西漢之公孫丞相。蕭望之。張禹。孔光。東漢之歐陽歙。張酺。胡廣。世之所謂大儒。果足以充儒之名乎。魯人顏太初。字醇之。常憤其然。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譏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己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或薦太初博學有文。詔用爲國子監直講。會有御史素不善太初者。上言太初狂狷。不可任學官。詔卽行所至。改除河中府臨晉主簿。太初爲人。實寬良有治行。非狂人也。自臨晉

改應天府戶曹。掌南京學。卒於睢陽。舊制判司簿尉四者無殿負例爲令錄。雖愚懦昏耄無所取者。積以年數必得之。而太初才識如此。舉進士。解褐近十年。卒不得脫判司簿尉之列。以終身。死時蓋年四十餘。噫。天喪儒者。使必至於大壞乎。將犬吠所怪。檠檠者必見鋤也。何其仕與壽兩窮如此。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前世之士身不顯於時。而言立於後世者多矣。太初雖賤而天其文。豈必不傳。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鑒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廚傳矣。由是言之。爲益豈不厚哉。

呂獻可章奏集序

熙寧五年作

歐陽觀文有言。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與宰相等。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論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失職者。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策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誠哉是言也。然士之居其任。果能不失職者亦鮮矣。獻可爲臺諫官。前後凡若干年。遇黜者三。皆以彈奏執政。確切不已。天子重傷大臣意。不得已而黜之。其直聲赫然振動天下。自餘百官之愆違。政事之闕失。苟與之同時。無彊弱

大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獻可者。於其職業。可謂無所愧負矣。古之人稱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是也。然文仲之言。傳於今者無幾。蓋時人不能存錄。遂使遺逸。豈不惜哉。光於獻可。忝備僚友。獻可平生造膝之言。固不可得而聞。今既沒。其子由庚等。搜求章奏遺稿。得二百餘篇。光請而序之。俾後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獻可之心。然則獻可身雖沒。其心長存也。嗚呼。獻可以直道自立。始終無缺。而止於諫議大夫。年止五十八。彼不以其道得者。或位極將相。壽及胡考。從愚者視之。則可爲憤邑。從賢者視之。以此況彼。所得所失。孰爲多少邪。後之人得其書者。宜寶蓄之。當官事君。苟能效其一二。斯爲偉人矣。

龐相國清風集略後序

公之勳業治行。范景仁所爲清風集。敍言之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爲。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閑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爲諫官。有謁禁走手啓參候。公猶錄詩十餘篇相示。手注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尙有此意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勳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其文爲五十卷。旣而以文字之多。懼世人傳者不能廣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爲十卷。命曰清風集。略刻版摹之。命光繼敍其事。嗚呼。公之善在人者。旁施四海。後垂無窮。如詩乃公之餘事耳。懋賢猶務其傳。勤勤恐不逮。況其大者乎。公之積慶。宜有繼哉。時年月日。門人涑水司馬光序。

薛密學田詩集序

元豐八年作

揚子法言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之美者。無如文。文之精者。無如詩。詩者。志之所之也。然則觀其詩。其人之心可見矣。今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詩之見其中心哉。故樞密直學士贈大尉薛公。以文學政事。顯於真宗仁宗之際。其所施設。見於國史。及宋宣獻公所爲神道碑。此不詳書。公旣薨。五十餘年。少子中散大夫致仕。集公詩二百二章。以授光。俾之撰序。且爲之名。昔先人爲鄆尉。公爲轉運使。知待甚厚。薦之於朝。光雖不肖。其敢忘諸。是以雖不文。不敢辭。謹按薛氏自姚秦以來。世有偉人。仕公卿將相。行能功業。光照簡冊。號稱甲族。迄于今不衰。豈非河汾勝氣。獨鍾於一門乎。然而枝葉因遊宦多散之四方。惟公一族留不去。猶居河東。請名之曰河汾集。庶幾子子孫孫。繼公之志。常保守奉事。則而象之。以傳慶於無窮也。元豐八年三月丁未。涑水司馬光序。

趙朝議丙文藁集序

在心爲志。在口爲言。言之美者爲文。文之美者爲詩。如鼓鐘者。聲必聞於外。灼龜者。兆必見於表。玉蘊石而山木茂。珠居淵而岸草榮。皆物理自然。雖欲揜之。不可得已。朝議大夫致仕趙君南正。善屬文。尤嗜爲詩。自初仕至歸老。聚其藁凡十四編。一旦走僕負之。以書屬光爲之序。光實何人。克膺茲任。然嘗聞同僚楚正叔之言曰。予與南正同登進士第。又同居潁陽。熟其爲人。其清白耿介。他人殆難能也。今閱其文藁。

味其言。求其志。乃知正叔信不我欺。而南正所守良可尚也。噫。世人有得南正文藁而觀之。雖未之識。如自少至老。日與之遊矣。元豐八年三月十一日丁未。涑水司馬光序。

馮亞詩集序

文章之精者。盡在於詩。觀人文者。觀其詩。斯知其才之遠近矣。陝人馮亞。字希賢。學詩於處士魏野。偏得其道。潘逍遙深重之。未四十而終。魏詩大行於時。亞詩去魏不遠。而所傳者鄉曲而已。所以然者。由魏之壽。亞之夭歟。家公知杭州。亞子噩以其先人詩集請。因杭工刻諸版而傳之。余以世俗不能識真。貴於難得而賤於飽聞。不若藏之於家。有同志者就而寫之。則雖欲勿傳。安得不傳。若刻之於版。有不知文者。或敢譏評其否臧。衆心無常。從而和之。是隕夫子之盛名。不果刻。序而歸之。

王內翰贈商雒龐主簿詩後序

王詩云。織女峯前貧主簿。黃姑巖下舊詞臣。久棲枳棘方思替。謾戴紹蟬不是真。六里青山雲簇簇。一條丹水石磷磷。春來魂夢應

相似。同是帝城南畔人。

至道初。今觀文殿大學士始平公先君子贈中書令。昔爲主簿商雒。王公時自中書舍人謫官商州。王公以文章獨步當世。久宦已通顯於朝。加之剛簡峭直。固不妄與人交。然令君以九品官與相往來。王公贈詩。意好款密。則令君爲人可知已。至和初。始平公以前相國在鄆。從容出王公詩示光曰。先君嘗有德於商雒。吏民至今思之。其辭牒判署。猶有寶蓄存者。而況今守商州爲我刻王公之詩於商雒。以慰吏民之

心。光曰。諾。退而序其事。并詩往刻焉。

并州學規後序

嘉祐二年作

天下所以化在於學。百官所以治在於法。然則學爲化原。法爲治本。茲二者又可忽歟。前牧韓公既徙學而廣之。又取法於太學及河南大名京兆府蘇州。除苛補漏。以爲新規。今牧龐公懼學者寢久而寢忘之也。迺命刻著於石。嗚呼。是規也存。雖屋不加多。食不加豐。生徒不加衆。猶爲學興也。是規也亡。雖列屋萬區。糗糲如陵。生徒如雲。猶爲學廢也。後之人司是學者。可不慎歟。

張共字大成序

嘉祐元年爲越州張推官作

天下之事。未嘗不敗於專。而成於共。專則隘。隘則睽。睽則窮。共則博。博則通。通則成。故君子脩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隆功著。則與人共其名。志得欲從。則與人共其利。是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利無不長。小人則不然。專己之道而不能從。善服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而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專己之名而日恐人之勝之也。專己之利而不欲人之有之也。是以道不免於蔽。功不免於楛。名不免於辱。利不免於亡。此二者君子小人之大分也。陝郡張君名共。才甚美。行甚脩。舉進士。登上科。今從事於浙東。光辱與張君爲同郡人。習其爲人固久。竊以爲古者名於親而字於朋友。字必附。

諸兄子字序皇祐二年作

余兄子十四人。大抵未字。皇祐二年。告歸過家。徧爲之字。皆附其名以寓訓焉。京字亢宗。京大也。孟子曰。天爵脩而人爵從之。爾姑大其德乎。然後宗有所亢矣。亮字信之。孔子稱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信者行之本也。稟字從之。從順也。君子在家則稟於親。出則稟於君。無所不用其順焉。夫順者。天之所助也。元字茂善。元者善之長也。勉善不已。能無長乎。育字稹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況其邇者乎。良字希祖。詩云。母念爾祖。聿修厥德。君子脩德以爲祖也。可不勉乎。富字希道。智者富於道。愚者富於賄。爾其勉於智乎。齊字居德。齊中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居德以中。奚適而不利哉。方字思之。方道也。孔子曰。道不遠人。苟思之精。行之勤。則道何遠之有哉。爽字成德。爽明也。明敏辯智。天之才也。中和正直。人之德也。天與之才。必資人德以成之。與其才勝德。不若德勝才。故願爾勉於德而已矣。衰字補之。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異日爾仕於朝。當以仲山甫爲法乎。章字晦之。君子之道。闢然而日章。然則欲道之章者。其惟晦乎。奕字襲美。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奕世之美。將待爾而襲之。可不勉歟。裔字承之。爾於昆弟中爲最幼。承祖之美者。舍爾尙誰任哉。嗚呼。朝夕不離於口耳者。名字而已。爾曹苟能言其名。求其義。聞其字。念其道。庶幾吾宗其猶不爲人後乎。

序賻禮元豐六年作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學。志在爲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尙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爲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爲甚。至有初喪。親家各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爲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於人。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有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擲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償者。永一輒毀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爲生。兄或時酌。毆文粲。其鄰人不平而唁之。文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閒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嘗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祿。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立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爲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他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今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勳也。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鄰縣。由鄰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弊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文

序。蘇慶文臺亭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元豐六年十一月壬寅朔，涑水迂叟。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

序三

送同年郎景微歸會稽榮觀序

進士此科見重於時久矣。自兩漢而下。選舉之盛。無與爲比。迺至販鬻給役之徒。皆知以爲美尙。是以得之者矜夸滿志。焜耀於物。如謂天下莫己若也。亦何惑哉。賢者居世。會當蹈仁履義。以德自顯。區區外名。豈足恃邪。郎景微與余周旋甚悉。余備知之。其爲人剛不可校。柔不可犯。和易以爲樂。節正以爲禮。由七品官舉進士。一上中選。可謂美矣。然未嘗有偃蹇之容。自滿之意。或未識者。卒然遇之。尙不知其爲舉人。又焉知其有科級邪。所謂以德自顯者。殆無過此乎。家君與尊諫議景德中同年登第。在朝廷最名相善。余又與景微以蔭籍同官。偕舉進士。送名於天府。覆試於南廟。以至登第。未嘗異處。古人有言。朋友世親。如我比者。固不踈矣。今將泛舟南下。拜親於越。謂余必以文序別。余識荒陋。非不知辭。顧以非余無能紀其實美者。故直書以贈之。時景祐五年季夏。司馬光序。

送李揆之序

古者朋友將別。必有言以相贈與處也。近世多爲之序。序者其亦贈處之道歟。然世俗失之。往往崇虛辭。

相歎譽。曾無一言以爲規。是豈昔人贈處之道哉。愚以爲朋友之道。譽其善。規其過。專譽而不規。路人而聚處。飲酒於市道者耳。光於揆之。非直同官而已。實朋友也。於其行。又可無言以贈之。揆之名相子孫。聰達有美才。習於時務。觀其行能。殆無所復擇矣。然爲之友者。猶舉其毛髮之闕。而告之。誠欲就其全也。夫人非至聖。必有短。非至愚。必有長。至愚之難值。亦猶至聖之不世出也。故短長雜者。舉世比肩是也。是以君子之取人也。不求備。稱其善。不計其惡。求其工。不責其拙。如此。故人竭其用。而悅從之。怨憎不至。而功業榮焉。然則垢面而瞋。皆操耒而胥靡者。尙未可輕辱而易視也。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堯禹以爲難。則凡人安得謂之易。人事常不可測識。又詎知操耒者不爲阿衡。而胥靡者不爲傅說。若之何其可以心目斷也。竊嘗聞之。夫智者攘患。常於至微。著而攘之。則無及已。昔智伯一會而辱二主。一臣以成鑿臺之禍。以智伯之強。人莫之害。失一言於樽俎之際。其禍章章如此。況無其勢。取侮易矣。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足下行矣。慎之。智或召災。敏或賈禍。愚不可忽。鄙不可侮。是皆無損於人。不宜於身。勉之哉。時思鄙言。光之贈盡此而已。未知足下復何以處我也。慶曆乙酉歲二月庚戌序。

送李子儀序

皇祐三年作

寶元中。光從事在蘇子儀僑居州下。始得從之遊。竊嘗與僚友議曰。人之裕於才者。或徧於行。豐於行者。或歉於才。要之不能得兼。若子儀者。才如是。行如是。他日吾屬其敢望乎。閒二年。子儀升進士第。名聲暴

灼於薦紳間。光聞之喜曰。所期果不負矣。又五年。光與子儀俱官太學。日夕相從。講道甚樂。不幸子儀遭先府君憂去職。服除來還。則光去遷他官。雖不得亟見。然慕重其爲人。常若在旁也。皇祐三年。丞相文公出鎮許昌。士大夫願從後車以自效於幕下者甚衆。公無所取。獨與子儀俱。夫以文公之明且公。而子儀獨應其選。其不輕而重可知矣。論者猶謂子儀不當舍中都遊外方。夫玉巨用之則爲璧。爲圭。細用之則爲環。爲玦。玉能明潔潤澤而已矣。璧與圭。環與玦。唯工者之所爲。玉豈能自制哉。行矣子儀。君子之道猶玉也。亦烏適而不見貴乎。

送孟翱宰宜君序

天之所以賜人賢不肖之分。曰心智而已矣。故他可能也。心智之叡明強識。不肖者竭力無以及焉。仲習爲夏縣尉。封域之內。山澤之夷險。道途之遠邇。邑落之疎密。無不歷歷詳其名數。吏卒數百。人民踰萬室。性行之善惡。家貲之豐約。居處之里。困倉之數。皆能條例而詮次之。凡人居官。其歲不能悉吏卒之名氏。而仲習小大畢舉。如指諸掌。抑可謂叡明而強識矣。國家謂親於民事者。無若令於三王之世。伯子男之職也。而以資秩久次爲之。甚無謂。乃詔二千石舉明達政事者充其官。仲習以是得宜君令。夫爲政者。患於不知民之情僞。下之得失。上蔽下壅。故賞罰糾紛而不治。今仲習之精力乃如此。以從小邑之政。是猶激疾風以振鴻毛。委洪波以滅炬火。何足言者。異日居相府。立柱下。總天下之圖書。承明主之顧問。應答

如響。畫地成圖。亦誰得居其右哉。戊寅歲。僕與仲習同登進士第。辛巳歲。僕以憂去官歸鄉里。日從仲習遊。睹其強識。未嘗不咨嗟駭服。故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送丁浦江序

始僕爲兒時。家於壽之安豐浦江。以年少氣儻。誦書屬文。聞於縣中。家之父兄皆祝僕曰。他日得如丁君足矣。及壯侍親之吳浦江。爲掾於潤州。州人稱曰。丁君爲治。精敏肅給。凡州之僚吏無與比者。僕乃知丁君非徒以文自高。又能以政自力。信乎其才之周也。謂其去此而升美仕。若巨河之決。駿馬之逸。沛然莫之能禦也。閒九年。復相遇於京師。則猶服故時藍衫。守銓門求一官。礪然久之。乃得婺之浦江。同時輩流及後來者。仕宦率居其右。僕然後喟然嘆曰。才乎才乎。信不足恃者邪。抑又聞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浦江近是乎。況浦江齒尙壯。志尙銳。以斯之才而濟之以無倦。則德業之涯未易前知也。於其行。聊序以勸之。

送胡完夫序

舜之取士。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考其言。中於道。試之事。克有功。然後用之。故能舉十六相。恭己不爲。而天下大治也。近世取士不然。一決之以文辭。噫。文辭豈能盡取士之道邪。天下病是久矣。明天子知之。迺詔有司。自今進士高第。皆先試之小官。使知爲下之勞。而熟於民之疾苦。然後察其功而舉之。雖

置以爲卿相無不可者。嗚呼！此誰發哉！乃大舜之業也。晉陵胡完夫以進士貢於州，試於有司，覆於天子之庭，第其名未嘗在一二人之後，則完夫之文辭可知矣。其試於有司也，光不佞尸其事，得竊觀其論策，蓋非特文辭之美也，迺能發明聖人之淵源，叶於古而適於今，信乎其言能中於道者邪！既中於道矣，自今日以往，天子將又試之以事，異日完夫能擴其道以充其言，則天子將引而置之卿相之位，庶幾乎元凱之功，復見於今日矣。嗚呼！天子一更法度，復古之道，其功業之歸迺巍巍如是，豈不偉歟！噫！是道也不難至，在完夫勉之而已矣。

送通山令郝戴序

通山郝明府年四十餘，父嘗舉進士，老而無成，以其志之不獲也。雖子登進士第，仕至長吏，終歉歉不自足。明府亦以親之不怡也，不以仕爲榮，乃詣闕上書請致仕，而爲其親匄一官。朝廷雖嘉其意，以無故事不之許。明府將之官，戚戚若受謫者。且曰：通山道險遠，吾親必不肯行，將留妻子侍吾親，而單車之官，至則復請期於成吾志焉。明府於光，母黨也，光聞其言，瞿然慙曰：嘗聞古之人仕以爲親，非爲身也。若明府之仕，其真無意於身者邪！如光者，祿旣不及於親，而又無補於君，役役然耗廩食以飽妻子，久留而不能去，得不爲君子之罪人邪！嗚呼！明府誠可頌而礪世人矣。嘉祐八年八月十六日，涑水司馬光序。

送李公明序

東之李相迪之子

治平四年夏。龍圖閣直學士工部尚書兼侍讀李公公明。得謝於朝。以太子少保致仕。故事。告老者不復謝辭。徑歸其家。天子謂公明歷事四朝。清慎公方。進退以禮。不可與他臣比。特召入對。賜之坐。慰勞久之。又特置餞宴於資善堂。唯講讀之官。及記起居者。凡七人得與焉。比終宴。天子六遣使者存問勸侑。加賜白金御茶。給優俸。又詔以梓宮在殯。不欲自爲詩。凡與宴之官。皆命賦詩。以寵其行。仍別錄一通。以聞。自前世稱告老而榮者。莫若漢二疏。當是時。宣帝不過賜之二十金而已。未聞有恩禮若今之盛者也。嗚呼。天子之安養耆壽。優崇有德。勤厚周密。誠古今所未有也。公明少爲丞相子。長爲臺閣顯官。迄今老而去位。耳目聰明。手足輕利。諸子爲九卿牧守。而性皆孝謹。洛陽佳園宅。此數者。又二疏所不能備也。然則公明福祿完美。顯榮光大。亦古今所未有也。先皇帝時。公明數求致仕。未之得。光嘗侍坐。從容請曰。兄年雖七十。而康寧如是。獨不可強爲天子少留邪。公明曰。所貴於致仕者。欲及其身之無恙。自樂於鄉黨耳。必待不任朝謁。輿疾而歸。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邪。光忻然服其言。益知賢者所存。固非庸人所能及也。昔先子登進士第。先相國爲舉首。故光於公明。兄弟行也。資善之會。光以新去經席。不得與焉。於其行也。僚友復設祖道。供張於西郊。光又以御史之職。不得與焉。其恨恨可言邪。故聊序其事。以爲別。從表弟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涑水司馬光序。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一

記

仁宗賜張公御書記

皇祐初。故右諫議大夫張公爲翰林侍讀學士。仁宗皇帝謂侍臣曰。朕宅帝位幾三十年。天下名儒皆率與之遊。自得張某。使我日聞所未聞。因書紙爲博學字。命使者卽其家賜之。當是時。國家中外無事。天子方嚮藝文。同侍殿閣者皆名臣之選。無不環觀愧羨。莫敢望云。公旣沒十有六年。公之子子瑾字材之。將摹著其書於石。謂光曰。必爲之記。光曰。昔公知滑州。光從事於幕下。嘗聞公之言曰。余平生喜書。讀之。不啻數十百過。其簡編敝矣。然每發之。必有新獲之意焉。噫。公之篤學如此。宜其當明主之知。爲多聞之友。受殊常之寵。成不朽之名也。使曩也。先皇帝賞公以萬金。於今何有。固不若垂一言之褒。其爲子孫光榮。世世無窮也。夫知人則哲。帝堯之所難。仲尼門人以千數。獨稱顏淵爲好學。今材之所爲。欲以彰先皇帝之知人。而揚先公之好學也。夫彰君之明。忠也。揚父之美。孝也。惟忠與孝。材之兩有焉。光也。雖無文。又焉敢無一言以表著其實乎。

韓魏公祠堂記

元豐七年作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或爲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年時寢遠，人寢忘之。惟唐狄梁公爲魏州刺史，屬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徹戰守之備，撫綏彫敝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大半，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爲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旣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己之疾，閔其勞，忘己之勞，未幾，居者以安，流者以還，饑者以充，乏者以足，羣心旣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泣涕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也。相與立祠於熙寧禪院，塑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於相州，魏人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歲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作佛事，未嘗少懈。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內，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爲宰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尙也。公嘆曰：此何言也！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舖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太寧，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爲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毀，非有大功於社稷，爲神祇所相佑，能如是乎！况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

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享祀無窮。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爲記。將刻於石。竊惟梁公二記。乃李邕馮宿之文。光實何人。敢不自量。顧魏人之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諗之。故不敢辭。

陳氏四令祠堂記

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秦國陳公某有三子。長曰某國文忠公某。官至樞密使同平章事左僕射。次曰鄭國文惠公某。官至戶部侍郎平章事。太子太師致仕。幼曰某國康肅公某。官至武寧軍節度使。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始秦公爲濟源令。縣西龍潭有延慶佛舍。三子相與爲學其中。旣而相繼登進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羣士之首。遂接踵爲將相。始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致美官。碁布中外。故當世稱衣冠之盛者推陳氏。其後文忠公自樞密出判河陽。文惠公與其子主客郎中某。孫虞部員外郎某。康肅公之子祠部郎中某。前後皆爲京西轉運使。主客君之子某復爲濟源尉。濟源河陽之屬縣。河陽京西之屬郡也。四世凡七人莅官。於是故濟源之人。被陳氏之政爲多。秦公尤有恩於民。能使其民旣去而思之。虞部君嘗行部過濟源。遊龍潭佛舍。見秦公善政銘。真宗皇帝賜文忠公詩。主客君題名皆刻於石。歎曰。吾家所以能顯大於世。自非曾祖父勤施仁政於民。三祖父力學以取富貴。何從而致之乎。至於今子孫蒙福祿不絕。豈可不知其所自邪。乃構堂於佛舍之側。畫四公之像而祠之。集三石刻皆置祠下。且

屬光爲之記。光曰：光之文不足以發揚先君之美，不敢爲。虞部曰：不然。某之建是祠堂，非敢自矜奕世之美。蓋欲來者見之，知愛民好學，可以大其家，有以勸也。光曰：如君之言，其志遠，其益大矣。光何敢辭。若夫四公之事業，則有國史在，光不敢及也。

先公遺文記

元豐三年作

玉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揚子曰：書，心畫也。今之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心畫手澤之爲深切哉。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碑誌行狀共爲一櫝，寘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祇保之。

諫院題名記

嘉祐八年作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之言，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聞喜縣修文宣王廟記

嘉祐元年作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今日如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而饑食，貪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

惡畏欲與民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草木之實。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殫。草木日益稀。人日益衆。物日益寡。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已。相賊傷。相滅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愍其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賢智而君長之。分其土田而疆域之。聚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禮樂政令而綱紀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導之。猶有狂愚傲狠之民。悖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朴以威之。鈇鉞以戮之。甲兵以殄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繁衍而久長也。及周之衰。先王之道蕩覆崩壞。幾無餘矣。其不絕者。纖若毫芒。自非孔子起而振之。廓而引之。使闕大顯融以迄於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而爲禽夷也。今國家所以奉事孔子。非輕也。廟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俎豆。鳴其金石。以禮饗之。自天子之貴親北面而拜焉。所以然者。非一人之私爲道存也。然吏於州縣者。或以簿領鞭朴爲急務。視孔子之祠及學校。廢爲餘事。置之曾不誰何。彼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喜自前世。固搢紳大夫之林藪也。縣有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釋回修之。尉李垂爲之記。厥後繼而爲長者。其嚴事孔子之心。不能及釋回。於是廟屋墮頓。垣墉圯缺。草樹荒穠。碑石斷仆。況於鄉飲酒之容。絃誦之音。固不可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馬君至而嘆曰。嗚呼。爲川者知防而不知濬。則橫潰而不禁。爲民者知怒而不知教。則愁怨而不從。故善爲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爲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爲者逸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速成也。今爲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人。而曰吾專任刑罰。亦足爲治。

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穽俟之也。不仁孰大焉。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而不修。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令之辜。亦二三子之恥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斂材聚工。葺屋之墜而壯大之。修垣之圯而高厚之。去木之樞而改樹之。起碑之仆而更刻之。民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之賢士大夫相與朝夕誦堯舜之書。咏商周之詩於其中。彬彬然有鄒魯之風矣。噫。馬君之於學也。既正其基矣。猶未也。今之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繼而長於斯者。宜勿替馬君之功。引而伸之。學者宜卒成馬君之志。而振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飾其祠。誦其文也。固將明其道。循其法。心諭而身行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繇邑及於鄉。繇鄉及於家。父靡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知學之成。而爲益大也。夫道之污隆。豈有常邪。人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非道去人。人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推塗。獄訟不興。盜賊不作。彼風俗若是之美者。豈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邪。由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既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憚不及於古邪。人之言曰。古民淳質。故可教。今民僞薄。故不可教。是瞽惑之言。不足稽也。於廟之成。馬君謂光旁縣之人也。宜爲之記。光以不文。辭不敢爲。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書。

壬辰歲夏四月。有僧清辨。踵門來告曰。清辨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講堂。庫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辨與同術。惠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諗來者。光謝曰。光文不足以辱石刻。加平生不習佛書。不知所以云者。師其請諸他人。曰。他人清辨所不敢請也。故惟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爲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辨之爲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爲人講解者。吾且南鄉坐而師之。審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於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扶之。師缺則補之。以至於金石可敝。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之爲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慾。慈惠而愛物。故服敝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埜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仲子。焦光之徒。近之矣。夫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偏。周者無不覆。而未流之人。猶不免棄本而背源。況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取世資。厚自豐殖。不知壓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綺紈之爲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鉅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吳人爲甚。師之爲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源。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治斯

堂之爲益也。豈其細哉。

崢瞻堂記

元豐六年作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潞國文公。自北都入覲於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勸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烝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士女。白首崢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明年相與構堂於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崢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徹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書抵光曰。公再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周。而在洛爲多。今吾人日灑掃茲堂而奉事之。至於子孫。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吾人之恥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於石。以傳告無窮。光謝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爲士者。頌一守令。且猶秉筆不敢輕爲。況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是。乃使如光者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乎。西都縉紳之淵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諸君不往求之。顧惟不肖之求。能無慙乎。願置我而更請於他。衆皆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久。然則記茲堂也。子於何避之。夫登岱華者。固不能盡其高廣。遊滄海者。固不能窮其幽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皆可得而言矣。光旣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若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

神膏雨之仁。固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也。姑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贖。故用有所不周。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觀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何。若是者。殆不可勝算也。至於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舍。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淵。擊鐘鼓於宮。種草木在土。達於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其上下得也。上下待者。其惟禹稷與臯陶乎。佐舜禹以阜安斯民。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此爲之記。

獨樂園記

熙寧六年作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

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碁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轅轅。至於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倘佯。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

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記歷年圖後

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上采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略記國家興衰大迹。集爲五圖。每圖爲五重。每重爲六十行。每行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朱書。他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年。命曰歷年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廣布於他人也。不意趙君摹刻於板。傳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以相示。始光率意爲此書。苟天下非一統。則漫以一國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統。非光志也。趙君頗有所增損。仍變其卷秩。又傳寫多脫誤。今此淺陋之書。旣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而歸之。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二

傳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修敕。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及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

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闕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
譴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人除讒慝。非使之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
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辯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
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
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
忍也。卽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旣薨。眞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擇宗
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
執政或諭以奈何。效于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
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尙安暇顧于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
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爲身計。亦已疎矣。就
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爲
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
此策。今姦言已入。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
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佗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佗

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卽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迂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旣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旣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卽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卽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奸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卽不用。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旣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暮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曩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

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爲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圉人傳

慶曆五年作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弃之野。愛其疾足。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乘驕疾之。謁於侯曰。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

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飢之。飲之。秣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逸。鞭策以警其怠。恩隱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則不能以興功業。御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制。故明君者。能用材智之士。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爵太高則驕。祿太豐則墮。驕墮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愁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僇悍何憂哉。汧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張行婆傳

行婆張氏。濰州昌樂人。父爲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僧者鬻之。給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日。失明。由是落軍籍爲民。僧者鬻於故尙書左丞范公家。字曰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范氏。與父俱歸。父怒。

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佗子。家甚貧，鬻薪爲業。昌樂有故田園，爲人所據。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爲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不從人。旣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樂浮屠法。里中有古寺廢已久，吾當帥里人修之。弃家處其中，不復爲爾母矣。里人聞之，爭助以財。不日立堂殿，廚廡，塑繪佛像，營儲待皆備。每戒其子母得至寺，曰：寺有衆人之財，將以興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金士則之妹，余嫂也。元豐中，張氏自澠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嫂。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彊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帛，不忍弃，必拾以歸。愛之如己物。女僕之幼者，則爲之櫛沐，紉縫，視之如己女。至於猴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熟察其所爲而異之，因諭之曰：嫗已去，幸有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方，竟何爲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聞其風者，能無忤乎？曷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子政得而傳之。雖古烈女，何以尙之？惜乎爲浮屠所蔽，不得入

於禮義之塗。然其處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貓鱸傳元豐七年作七

仁義天德也。天不獨施之於人。凡物之有性識者。咸有之。顧所賦與有厚薄耳。余家有貓。曰鱸。每與衆貓食。常退處於後。俟衆貓飽盡去。然後進食之。有復還者。又退避之。佗貓生子多者。鱸輒分置其栖。與己子並乳之。愛視踰於己子。有頑貓不知其德於己。乃食鱸之子。鱸亦不與校。家人以白澤圖云。畜自食其子不祥。見鱸在旁。以爲共食之。痛箠而斥之。以畀僧舍。僧飼之不食。匿竇中。近旬日。餓且死。家人憐而返之。至家然後食。家人每得穉貓。輒令鱸母之。嘗爲佗貓子搏犬。犬噬之幾死。人救獲免。後老且病。不復執鼠於家。爲長物。余不忍弃。常自飼之。及死。余命貯籠中。瘞於西園。時元豐七年十月甲午也。自生至死。近二十年。昔韓文公作猫相乳說。以爲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及余家有鱸。乃知物性各於其類。自有善惡。韓子之說。幾於諂耳。嗟乎。人有不知仁義。貪冒爭奪。病人以利己者。聞鱸所爲。得無愧哉。司馬相如稱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昔余通判鄆州。有猫曰山賓。生數月。遇騾得巨鼠。方食之前。與騾鬪齧。騾走。奪鼠以歸。後因汚余書。余以畀都監常鼎。始繫之。跳擲高數尺。不可牽制。乃囊盛以授之。兩廨相距二里許。後數日。山賓復來歸余。又囊以授之。鼎命婢牢繫之。山賓旣識路。卽時歸。繩約滿身。鼎責羣婢曰。汝曹雖爲人。曾不及彼猫一心於其主。余以旣畀之。不可復留。卒囊以授之。遂

不復歸。不知其爲死爲生也。山賓非臙之比。余獨嘉其不忘舊主。故錄之。附於臙傳之末。

文中子補傳

□□□此傳□□□□□生□□□□□集不載今補入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諡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諡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閒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璜。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卽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簞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

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愼。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遇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譽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貞。外不殊俗。故全。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也。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

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聞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尙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尙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

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勔、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彼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辭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旣興，擬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擬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擬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

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

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二

題跋

題絳州鼓堆祠

嘉祐元年作

鼓堆在州治所西北二十五里。樊紹述守居記作古州之圖志作鼓。鼓者人馬踐之逢逢如鼓狀。蓋水原充滿石下而然云。紹述之文其必有據。然今以耳目驗之。則圖志亦未可全廢也。堆之西山曰馬首。其東長陵纒屬。相傳以爲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堂。別名清泉堆。周圍四里。高三丈。穹隆而圓。狀如覆釜。水原數十環之。鬻沸雜發。匯于南浴爲深淵。中多魚鼈蟹蟬。水極清潔。可鑑毛髮。盛寒不冰。大旱不耗。霖雨不溢。其南醜爲三渠。一載高地入州城。周吏民園沼之用。二散布田間。灌溉萬餘頃。所餘皆歸於汾。田之所生。禾麻稌穉。肥茂薌甘。異它水所溉。堆上有神祠。蓋以水陰類也。故其神爲婦人像。而祠中石刻乃妄以爲堯后及舜之二妃。噫。是水也有清明之性。溫厚之德。常壹之操。潤澤之功。雖古聖賢無以加。其廟食於民也固宜。何必假於堯后舜妃然後可祀也。嘉祐元年九月壬寅。通判并州事司馬光以事至絳州。從州之諸官尙書比部員外郎薛長儒元卿。國子博士劉常守道。尹仲舒漢臣。判官陳太初寓之同遊祠下。愛其氣象之美。登臨之樂。而又功德及人。若此其盛。愍流俗之訛。不可以莫之正也。於是題云。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元豐二年作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橐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急。佗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旣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於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崇宋璟論以與之。況佗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是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是書遂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之貺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志業煒煌於千古。庶幾亦足以少報乎。

書田諫議錫碑陰

光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眞宗踐祚之初。求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盛隆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爲人。熙寧中。始識公子曾孫偃師尉衍。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衍爲武勝軍節度推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光爲神道碑。其墓銘及故參知政事范

公所爲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使佗人竭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能有過於此乎？光於范公無能爲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光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爲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命，然常怪世人論譏其祖禰之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爲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旣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爲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書孫之翰墓誌後

元豐二年作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俱在館閣，公於光爲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熟公之爲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元光以歐陽公所譏公墓誌，光讀之，悅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喈嘗言：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爲時所重，在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廚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所睹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耳，故冒進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爲高深哉？蓋志在有以

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疑孟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元豐五年作。

疑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於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虎爲政於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於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陳仲子避兄離母

疑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

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與。

孟子將朝王

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佗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孟子謂蚺蠹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

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道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進退有餘裕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沈同問伐燕

疑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於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旣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尙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哉。

夫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父子之閒不責善

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諍於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閒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性猶湍水

元豐八年作

疑曰。告子云。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於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於善不善。謂中人也。瞽叟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生之謂性

元豐八年作

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齊宣王問卿

疑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

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若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所就三所去三

疑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於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於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疑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於仁義也。皆性

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義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閒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瞽叟殺人

疑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於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於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叟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叟既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旣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叟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史剡

史剡序

愚觀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剡。其細瑣繁蕪。固不可悉數。此言其卓卓爲士大夫所信者。

云。

虞舜

堯以二女妻舜。百官牛羊事舜於畝畝之中。瞽叟與象猶欲殺之。使舜塗廩而縱火。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舜穿井。而實以土。舜爲匿空出佗人井。

刻曰。頑嚚之人。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衆不殊也。或者舜未爲堯知。而瞽叟欲殺之。則可矣。堯已知之。四岳舉之。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揆。而禪天下焉。則瞽叟之心。豈得不利其子之爲天子而尙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瞽叟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愚人。必不爲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爲實。豈不過甚矣哉。

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是爲零陵。

刻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是以天子爲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南方。巡守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据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邪。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守爲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

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

夏禹

禹以天下授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皆去益而歸啓。啓遂卽天子位。

剡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啓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僞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閒。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以違父之命而爲天子。是不孝也。惡有飾僞竊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爲傳者之過明矣。

夏桀

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剡曰。是言也。存爲後世之懲勸。其可乎。

周文王

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云云。旣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

剡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旣釋而又獻地以止其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謂遵養時

晦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之心。故爲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爲。則不待受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爲之。如故。誰能禁之哉。

由余

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穆公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尙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作爲禮樂法度。僅以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爲賢。乃離閒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霸西戎。剡曰。所貴乎有賢者。爲其能治人國家也。治人國家。舍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夷無此六者之爲善。如此而穆公以爲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難矣。若之何其能霸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爲此言。以詆先王之法。太史公遂以爲實而載之。過矣。

孔子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乞貨。不可以爲國。云。

剡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皮。於吳悅季札。豈於孔子獨不知而毀之乎。

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剡曰：子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季布

季布聞曹邱生招權顧金錢，與竇長君書使絕之。曹邱聞之，往見布，揖曰：使僕遊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拒僕深也。布大悅，留數月，爲上客，厚遣之。

剡曰：曹邱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邱爲小人也。及曹邱見以毀譽動己，而已善之，是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利，皆姦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惡得爲賢大夫。

蕭何營未央宮

蕭何作未央宮，高祖見宮闕壯，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

剡曰：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得爲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爲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爲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靡弊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

之所及。而謂蕭相國肯爲此言乎。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七十四

透書

透書序嘉祐二年作

余生六齡而父兄教之書。雖誦之不能知其義。又七年始得稍聞聖人之道。朝誦之夕思之。至於今二十有七年矣。雖其性之昏愚。憊而不能進。然勤亦至矣。時有所獲。書以示人。人之論高者。則曰子之書庸而無奇。衆人所同知也。論卑者。則曰子之書透而難用。於世無益也。嘻。我窮我之心以求古之道。力之所及者。則取之。庸與透。惟人之所名也。我安得知之。故命其書曰庸書。亦曰透書云。

釋透

或謂透夫曰。子之言太透。於世無益也。透夫曰。子知透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透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椽。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闕大而不能狹也。其志邃奧而不能邇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庳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彘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庳言以趨功。

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透而已矣。透何病哉。

辯庸

或謂透夫曰。子之言甚庸。衆人之所及也。惡足貴哉。透夫曰。然余學先王之道。勤且久矣。惟其性之昏也。苦心勞神而不自知。猶未免夫庸也。雖然。古之天地。有以異於今乎。古之萬物。有以異於今乎。古之性情。有以異於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無變也。萬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爲而獨變哉。子之於道也。將厭常而好新。譬夫之楚者。不之南而之北。之齊者。不之東而之西。信可謂殊於衆人矣。得無所適失其所求。愈勤而愈遠邪。嗚呼。孝慈仁義忠信禮樂。自生民以來。談之至今矣。安得不庸哉。如余者。懼不能庸而已矣。庸何病哉。

士則

或曰。爲士何如。透夫曰。士者事天以順。交人以謹。謹司其分。不敢失墮而已矣。或曰。爲士者亦事天乎。曰。是何言也。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或曰。何謂違天之命。曰。天使汝窮。而汝強通之。天使汝愚。而汝強智之。若是者。必得天刑。或曰。何謂天刑。曰。人之刑賞。刑賞其身。天之刑賞。刑賞其神。

故天之所賞者。其神閒靜而佚樂。以考終其命。天之所刑者。其神勞苦而愁困。以夭折其生。彼雖儂然而白首。猶貳負之臣。桎梏而處諸石下。雖踰千歲。惡足稱壽哉。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齷齪然謹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誅洎。顏淵簞食瓢飲。安於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捨其分而妄爲哉。

言戒

透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鞳。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祆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蠶齒

透夫病蠶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其必與之。透叟曰。諾。於是以齒與蟲。憺然而寐。一夕而愈。

薨祝

透夫夜立於庭。拊樹而蠶螫其手。捧手吟呼。痛徹於心。家人呼祝師祝之。祝師曰。子姑勿以蠶爲慘烈。以爲凡蟲而藐之。曰。是惡能苦我哉。則痛已矣。從之。少選而痛息。迺謝祝師曰。爾何術而能攘蠶之毒。如是其速也。祝師曰。蠶不汝毒也。汝自召之。余不汝攘也。汝自攘之。夫召與攘皆非我術之所能及也。子自爲之也。於是透夫歎曰。嘻。利害憂樂之毒人也。豈直蠶尾而已哉。人自召之。人自攘之。亦若是而已矣。

飯車

天雨透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譙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問曰。子何用知之。透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鉅於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拾樵

透夫見童子拾樵於道。約曰。見樵先呼者得之。後毋得爭也。皆曰諾。旣而行。相與笑語戲狎至驩也。矐然見橫芥於道。其一先呼而衆童子爭之。遂相撻擊。有傷者。透夫惕然亟歸而歎曰。必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矣。吾不知戒而日與人遊。恃其驩而信其約。一旦有先呼而鬪者。能無傷乎。

知非
嘉祐三年作

或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

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天人熙寧七年作

透叟曰。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斂藏。人力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

無怪

透叟曰。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世人之怪。怪所希見。由明者視之。天下無可怪之事。

理性元豐二年作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憤瞽而不能知。則盡而捨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

事親元豐四年作

透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事神元豐四年作

或問透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寬猛元豐四年作四

透叟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

回心

或問子能無心乎。透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無益元豐六年作六

透叟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學要元豐六年作六

透叟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爲。

治心元豐六年作六

透叟曰。小人治迹。君子治心。

文害元豐六年作六

或謂透叟子於道則得其一二矣。惜乎無文以發之。透叟曰。然。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爲黑。轉南以爲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

道大元豐六年作

透叟曰。聖人之道如天地。天地之間。靡所不有。衆人之道如山川。如陵谷。如鳥獸。如草木。如蟲沙。各盡其分。不知其外天地。則無不包也。無不徧也。

毋我知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孔子之前。爲比干者。則非微子矣。爲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爲箕子者。則非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人知三子者皆仁人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孟荀氏之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以是觀之。孟荀氏之道。概諸孔子。其隘甚矣。

道同元豐六年作

透叟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王道而王。由伯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譬諸水爲畝。爲澮。爲谷。爲谿。爲川。爲瀆。若所鍾則海也。大夫士畝澮也。諸侯谿谷也。州牧川也。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哉。

絕四元豐六年作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於毋意。透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於此矣，於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源，惡奚自而至哉。或曰：毋意於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毋意於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爲善，豈有意乎其聞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爲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聞哉。或曰：然則聖人之心，其猶死灰乎。曰：不然。聖人之心如宿火耳。夫火宿之則晦，發之則光，引之則然，鼓之則熾。既而復掩之，則乃晦矣。深而不消，久而不滅者，其宿火乎。聖人之心亦然。治其心以待物，物至而應，事至而辨，豈若死灰哉。灰死則不復然矣。奚所用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惟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於毋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實生蔽，是故泰山觸額而不見，雷霆破柱而不聞，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是故秋毫過目，無不見也，飛蚊歷耳，無不聞也。其得失豈不遠哉。

求用元豐六年作

或曰：士不好富貴，則爲上者不得其用，刑賞不行矣。透叟曰：小人有才，必求用於世以利其身，不賞，不勸，不刑，不懲，君子有才，亦求用於世以行其道，勸不待賞，懲不待刑，自古亂臣賊子，未有不出於好富貴者。

也。爲上者亦何利焉。

負恩元豐七年作

透叟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羨厭元豐七年作

透叟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老釋元豐七年作

或問老釋有取乎。透叟曰。有。或曰。何取。曰。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爲自然。捨是無取也。或曰。空則人不爲善。無爲則人不可治。奈何。曰。非謂其然也。空取其無利欲之心。善則死而不朽。非空矣。無爲取其因任。治則一日萬幾。有爲矣。

鑿龍門辯元豐七年作

或問禹鑿龍門。闢伊闕。有諸。透叟曰。龍門伊闕。天所爲也。禹治之耳。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而闢之。然後通也。或曰。何以知之。曰。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若鑿山以通水。不可謂之無事矣。

無爲贊并序。元豐八年作

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透叟以爲不然。作無爲贊。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

聖窮

聖人專以利人爲心。於術無不知也。穀而可辟。則不教人耒耜矣。死而可違。則不教人棺槨矣。夫豈非天使民食且死。雖聖人不能違乎。

諱有

人之情。諱有而不諱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愠矣。柳下惠之和。人謂之污。不怍矣。

斥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适夫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艱。不可處也。智井而羈綺績。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适夫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

辯揚

或曰。揚子之諂也。以王莽爲可以繼周公。軼阿衡。适夫曰。得已哉。揚子之爲書也。品藻當世。蜀莊子真仲元。靡不及焉。莽宰天下。而自況於伊周。敢遺諸乎。何鮑之死。不可不畏也。雖然。莽自況伊周。則與之。況黃

虞則不與也。其志將曰爲伊周而止斯可矣。不止而至於篡。伊周豈然哉。

無黨

或曰。吾子擯莊而引揚。或者爲黨乎。曰。無黨也。使莊爲揚書。斯與之矣。揚爲莊言。斯拒之矣。孰黨哉。

兼容

或曰。甚矣子道之隘也。奚容之不兼。透夫曰。沱潛之於江也。榛楛之於山也。兼容焉可也。莠之於苗也。冰之於火也。欲兼得乎哉。

指過

或曰。有人於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透夫曰。君子也。或曰。曷若無過而指諸。透夫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

難能

或曰。堯舜之德。何以爲難能。透夫曰。舜自修於猷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猷畝之中。而堯知之。此堯之難也。

三欺

透夫曰。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敝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

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

官失

透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透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聞人所尙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天人

透叟曰。天之所不能爲而人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爲而天能之者。天也。稼穡。人也。豐歉。天也。